民國叢書

第五編

·80·



赤都心史

瞿秋白著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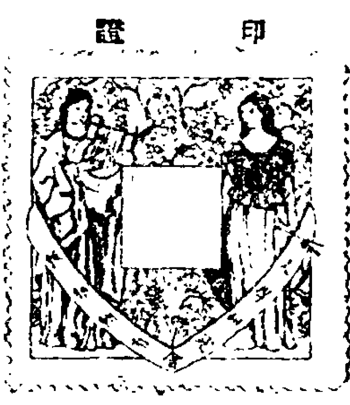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赤都心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印證



著者　瞿秋白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新嘉坡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影印

引言

此本為著者在莫斯科一年中的雜記，繼續於餓鄉紀程之後（餓鄉紀程已出版，商務印書館改名為『新俄國遊記』）。餓鄉紀程敍至到莫斯科日為止，此書敍莫斯科生活中之見聞軼事。兩書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學試作品，而決不是枯燥的遊記，決不是旅行指南！——欲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況且文學的作品祇少也要略見作者的個性。至於俄國革命之歷史的觀察，制度的解釋，則我另有社會科學論文的體裁之俄羅斯革命論，在世界叢書裏出版。

瞿秋白

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

赤都心史

序

人生的經過，受環境萬千現象變化的反映，於心靈的明鏡上顯種種光影錯綜閃鑠光怪陸離，於心靈的聖鐘裏動種種音響鏗鏘遞轉激揚沉抑。然生活的意義於客觀上常處於平等的地位，祇見電影中繼繼存存陸續相銜的影象，而實質上却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影片。宇宙網中盡成影與響，竟無建立主觀的餘地。變動轉換複雜萬千，等到分析到極處，原無所「有」。然而同樣的環境，各人各時各地所起印象各異，——此所謂「世間的不平等性」於實際生活上永存不滅，與世間同其久長。所以有生活，有生活的現象，有生活現象之歷史的過程。生活現象之歷史的過程既爲實質之差異的印顯，就必定附麗於一定的『鏡面鐘身』。於是已出抽象概括的問題而入具體單獨的問題。緣此世間的不平等性而有人生經過可說鏡面之大小，鐘身之厚薄，於是都爲差異之前因。鏡與鐘的來處，鍛鍊時的經過，又爲其大小厚薄之前因。歷史的過程因此乃得成就。

東方稚兒熏陶於幾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流轉交匯的時期，既不能超越萬象入於「出世間」，就不期然而然捲入旋渦，他於是來到迅流瀑激的兩文化交戰區域，帶着熱烈的希望脆薄的魄力，受一切種種新影新響。赤色新國的都城，遠射萬丈光燄，遙傳千年沉響，固然已是宇宙的偉觀，總量的反映。然而東方古國的稚兒到此俄羅斯文化及西歐文化結晶的焦點，又處於第三文化的地位，不由他不發第二次的反映，第二次的回聲。況且還有他個人人生經過作最後的底稿。——此鏡此鐘置之於此境此界，自然斷續相銜有相當的回射。歷史的經過，雖分秒的遷移，也於世界文化上有相當的地位，所以東方稚兒記此赤都中心影心響的史詩，也就是他心絃上樂譜的記錄。

赤都心史將記我個人心理上之經過，在此赤色的莫斯科裏，所聞所見所思所感。於此時期，我任北京晨報通信記者的職務，所以一切赤國的時事自有繼續的通信，一切赤國的制度另有系統的論述，不入赤都心史內。祇有社會實際生活，參觀遊談，讀書心得，冥想感會，是我心理記錄

的底稿。我願意讀者得着較深切的感想，我願意作者寫出較實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筆記遊記的體裁。我願意突出個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雜集隨感錄，且要試摹「社會的畫稿」所以凡能描寫如意的略仿散文詩。材料的來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約略可以分作幾種：雜記散文詩，（逸事），讀書錄，參觀遊覽記。『我心靈的影和響，或者在宇宙間偶然留纖微毫忽的痕跡呵！——何況這本小小的冊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莫斯科，集竟記。

一 黎明

沉沉的夜色，安恬靜密籠罩着大地。高燒的銀燭光㷔影昏，羞澀的姮娥，晚妝已卸；酒闌興盡，倦舞的腰肢，已經頽唐散漫，睡態惺忪，渴澀的歌喉早就瀾漫沉吟，醉囈依微。與高采烈盛會歡情，極人間的樂意，盡人間的美態，情感舒暢，橫流旁溢，『留連而忘反』，將當年『復生』的新潮所創造的『人間美』漸漸惡化，怠化，縱恣化。淸歌變成了醉囈，妙舞已代以淫嬉，創造的內力已自趨於磨滅。一切資產階級的藝術文化漸漸的隱隱的暴露出他的階級性：市儈氣。地軸偸轉，朝日漸起，任憑你電花奇火有幾萬萬光焰，也都瀕於奪光失采的危怖。幾分幾秒後，不怕你不立成「爝火」的微光。黎明來臨，預兆早見，然而近曉的天色幾微，魚肚慘色漸轉赤黑愁黯的霞影時，反不如就近黃昏的夕陽！遊蕩狂筵的市儈樂，殊不願對於淸明健爽的勞作之歌讓步。何况夜色的威權仍舊擁着漫天掩地的巨力，現時天機總轉，微露晨意，未見晨光，所顯現的祇是黎明的先光，還不是黎明呢，魚肚之光，黑黃之色，本來是「夜餘」而又是「晨初」呵。

人類的文化藝術，是他幾千百年社會心靈精采的凝結累積，有實際內力作他的基礎。好一似奇花異卉受甘露仙滋的培植營養：土壤的膏腴，幹枝的壯健，共同擁現此一朵蓓蕾。根下的泥滋，亦如是穢濁，卻是他的實際內力的來源；等到顯現出鮮麗清新的花朵，人人卻易忘掉他根下的污泥。——社會心靈的精采，也就包含在這粗象的經濟生活。根本方就乾枯，——資產階級經濟地位動搖，花色還勉留幾朝的光豔。新芽剛纔突發，——無產階級經濟權力取得，春意還隱於萬重的凝霧。

那將來主義，——俄羅斯革命後而盛行的藝術上之一派，——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夜之餘，無產階級文化的晨之初；他是春闌的殘花，是冬盡的新芽；凝霧外的春意暫時委曲些兒，對着那南風中的殘豔，有無愧色？……固然！然而闌夜時神昏意怠的醉夢之鍾，看來已是奄然就息；那黎明後清明爽健的勞作之歌，還依希微忽。當然僅覺着這目前沉寂淒清的「奇靜」，好不慘惋。可是呢……悄悄地裏偶然遙聽着萬重山谷外「新曲」之先聲，又令人奮然振發，說：黎明來臨……黎明來臨！

莫斯科的德理覺夸夫斯嘉畫館裏，陳列著名的俄國畫家，如聯洋等的手筆，舊文化沙礫中的精金，攸游觀覽，可以忘死。於此間突然遇見粗暴剛勇的畫筆，將來派的創作，令人的神意由攸樂一變而為奮動，又帶幾分煩惱：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調和中有違戾的印象，劇動忿怒的氣概，急激突現的表顯，然而都與我以鮮明，動現的感想。前日，我由友人介紹見將來派名詩家馬霞夸夫斯基他殷勤問及中國文學，贈我一本詩集，將來派的詩，無韻無格，避用表詞，很象中國律詩之堆砌名詞形容詞，而以人類心理自然之聯想代動詞，形式約略如此，至於內容據他說和將來派畫相應，——他本來也是畫家。我讀他不懂。祇有其中一篇歸天返地視人生觀似乎和佛法的「迴響」相彷彿。家樂劇院更取將來主義入演劇的藝術，一切舊規律都已去盡，亦是不可了解。新藝術中的有政治宣傳性者，如路納察爾斯基的國民一劇，我曾經在國家第二劇院，——舊小劇院看過，所用佈景固然是將來主義，已經容易了解些，劇本的內容卻并非神祕性的，而是歷史劇，演古代羅馬貧民革命，且有些英雄主義的色彩。昨日到大劇院一見舊歌劇花露潤融，高吟沉抑，舊藝術雖衰落不少——據俄國人說如此，——卻一切美妙的莊麗的建築藝術都保存完好。

危苦窘迫，饑寒戰疫的赤都，文化明星的光輝慘淡，然而新舊兩流平行緩進，還可以靜待燦爛莊嚴的將來呢。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六。

二 無政府主義之祖國

克洛撲德金夫人前日來莫斯科，他學生紀務立，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職員，介紹我去見。夫人老態龍鍾，聽見遠東的新聞記者都來弔克氏，非常之感動，表示許多歉忭的意思，——我幷且送他一袋白麵。紀務立當時問夫人什麽時候回德美脫洛夫村，他說明天就走，可是這一次身體不大舒服，恐怕不能步行到車站，况且還有許多東西，因叫紀務立一早去送他。夫人回答時還笑着說：『今天最高經濟蘇維埃會長一定要派自己的汽車來，我不肯要他們布爾塞維克的汽車，——汽車夫却說，這不是他們布黨的，這是我個人敬仰克氏，所以自願來的。我回他說，他亦辛苦，感謝不勝。他才走了。』見了克氏夫人出來，紀務立對我說，這是眞正的俄國貴族王爵夫人而有這種克己服禮的精神。可是克氏的本性却非俄國的不務實際的智識階級，他的主義亦不是俄國式的無政府主義。所以他的死後，墓前弔詞中，竟有無政府黨譏誚克氏太迷信科學了。

我回億我們到莫斯科開始工作時，第一事就是克洛撲德金逝世。二月二日我們遷居於外

交委員會公寓後，每天報載克氏的溫度，派專車送醫生到克氏那裏去。等到九日已經聽說克洛撲德金去世了。十二日我們到靈前參觀，十三日一早去送殯，宗武忙忙的收拾照像器具，我們同着去。遠遠的就看見人山人海，各種旗幟招颺着。沿路有人發一張克氏日報，上面還載着許多弔文傳誌，并且還有克氏死後無政府團體通告全歐全俄全世界的無線電稿，列寧批准暫釋在獄無政府黨參預殯禮的命令。當日送殯的除種種色色無政府團體外，還有學生會，工人水手等聯合會，藝術學會等，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少數派都有旗幟。最後是俄羅斯共產黨，共產國際，還有赤軍拿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赤色國旗。無政府主義者手持旗幟，寫着無政府主義的口號，其餘各團體也都張着『克氏不朽』的旗。人山人海擁擁擠擠之中，我遠望着克氏的靈櫬抬出來，面色還藹然含笑似的，——宗武正拿着照相機照呢，——猛聽得震天動地的高呼『萬歲』聲。一時人叢中亂擠得利害，亂雜之中我只聽得四方八面嘈雜的談話和巡官的號令『請諸位保持秩序，不要在上擠……』『克氏科學上的功績道德上的廉潔真可不朽，雖然他不是……』『無政府主義大家殯禮，爲什麼要軍隊警察來參預？不用他們……』『唉擠死了！』『哼

「……無政府主義，本來就是無秩序……」我好容易掙扎着走出人叢，站着一旁，遠遠的見克氏的靈櫬擁着黑茂茂一片人影，無數旗幟慢慢的往南去了。

林德女士，克氏的親戚，曾經和我談及克氏臨死時的逸話。克氏病重的時候，溫度非常之高，亂夢熱囈，每每不能安寢，生平非常之喜歡音樂，所以每每對林德女士說：『唉！我又看見許多埃及中國字的花花綠綠影子，似乎祇想著書，要去看這些不懂得的字！請你彈琴解悶罷，省得我又亂夢顛倒……』林德女士有一次拿一叫人鐘到克氏牀前去，克氏笑着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向來不發命令，用不着叫人鐘，呵呵呵！……』

俄國無政府主義從十八世紀末年就和自由主義同時發生，至十九世紀七十年時代託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即極盛。然而無政府主義的俄國性，東方文化性，在俄國社會思想樸實的農民之中比較的發展，俄國式的智識階級尤其歡喜空談的無政府主義。至於巴枯寧克洛撲德金的科學的無政府主義，反而不爲俄人所喜，而且比較的帶有現代的國際的性質。克氏殯禮後一

日，我曾遇一無政府主義者黑訶（Heiho），他說現時克氏既死，俄國的無政府主義還有三派

Korolin Slonovitch 派總體主義派 Universalism－首領 Gordin 大。

技術主義派（Pan-technicalism－首領為 Gordin 之兄）其實還有小派別呢　　二月二十三。

三　兵燹與絃歌

清新薄日的早晨，凍得凝凝的雲色，映着半新不舊的赤旗，時時招拂，蕩漾着四周霜枝玉樹間的晨光，——這就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會。門前穿着重裘的看門的讓我們進去；沿着扶梯上去，牆壁上處處畫有宣傳圖畫，經過一個小客廳，裏面卻掛着『無產階級文化之華』等標題，一個赫爾岑的銅像。招待員伊凡諾凡女士殷勤的請我們進去參觀，送我們許多書報雜誌。我們要求見委員長路納察爾斯基秘書文葛洛夫說，路氏明天就上彼得城，恐怕沒有工夫見了。我們再四請文氏打電話到克萊摩宮去問，誰知一問居然立刻說『請』。

我當日就同頌華，宗武準備好入宮劵，同進克萊摩；經過兩重衞卒，到宮裏，巍然高大的城牆，古舊壯麗的建築令人神爽。宮城內地方廓大，有許多機關，人民委員大半都住在裏面，我們問了一回，才有人指給我們：『那綠房子裏，就是路納察爾斯基住的，』我們進去，灰塵積滯扶梯，電燈有些破毀的，空空的一大間，疏疏朗朗排着幾張極華美的錦椅，有一人迎面進來說『等一等』。等

了好半天，靜悄悄的，似乎一個人也沒有，那間屋子又不像是招待室，正在駭怪，東角的門一閃，露出一個人面，相片上看見過的路氏，招手請進。我們進辦公室一看，排着好好的幾張桌子，除路氏外，一個人影都不見。路氏招待我們坐下之後，我們就拿出問題請教：最近教育上的設施和東方文化的意趣。路氏是一演說的藝術家，談吐非常的風雅，又簡截了當，總談不過十分鐘，而所答已很完滿不漏，他面色灰白，似乎不大健康，所穿衣服非常樸素。他的談話大約如下：『革命後我們即日促學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無產階級文化的基礎。然而初行非常困難，因爲教員教授之非共產黨者——立憲民主黨，甚至於還有更右於立憲民主黨的——都以怠工反對政府；好容易設了種種方法，現在這種怠工總算消滅了。何況兵燹之後，物質條件也窘迫到極點呢。可是最近年來學術上的發明也還不少，比如：X光線，化學原子鍾的成分，醫學上癌病治療法等。因此歐美各國對於俄國革命後學術文化上的進步，非常之引爲有趣而大家想來研究。荷蘭科學院曾經派過學生來。我們亦派學生到歐美留學，國內處於破壞狀態，紙張印機都很缺乏，所以又設法在德國開了一俄文書籍印刷局。我們在文化上能盡力的地方都已盡到了，然而不敢自滿，——實

在戰爭革命的破壞力非常之大，創造新文化也不是輕易的事，還得努力做去。至於我們共產黨對於東方文化的意趣，到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第一，因爲俄跨歐亞，和東方古文化素有接觸，第二，革命之前俄境內各民族也是被壓迫的，對於「東方」極有同情。況且蘇維埃俄國，不像其他歐美各國妄自尊大蔑視東方，我們是對於東方民族極端平等看待，對於他的文化尤其有興趣。現在極注意於促進兩民族的互相了解，採用他的文化，已經設一東方學院。東方文化之「古」，「美」「偉大」「崇高」，詩文哲學，興味濃郁。不過對於他的宗教性我們認爲是已過去的東西，應當自然消滅的。』說完時我看見有一女人捧着一小盤黑麪包進來，還有好幾個職員模樣的坐在那邊一張桌子等着，因此起身告辭，路氏握手道歉說：『可惜現在有一委員會要開會我不能多談了……』

過了兩星期，教育人民委員會又派了汽車來，我們到好幾處幼稚院，勞動學校去參觀，規模雖然小，精神却很好，祇是物質生活太苦些。今天到一林間學校，離莫斯科有二三十里，那地空氣

清新，房舍清潔，專爲有遺傳病的兒童而設的，一切設備非常完美。小學生活潑之至，聽見中國新聞記者來，大家唱歌跳舞的歡迎，擁着問話；有一學生，居然學會了寫『中國瞿秋白』五字呢。

三月二日。

四 秋意 題畫贈林德女士(Lind)

萬樹森疏，西風又緊，
擁落葉如潮做奇響。
獨那月亮兒靜悄悄地，
萬籟中，自放螢光。

雖有些纖雲薄翳，
原不礙，原不礙，
他那果毅沉潛的活力，
待些須，依舊是光華萬丈。

滲透了，滲透了
那宇宙的奥祕，
一任他秋意蕭蕭，秋雲黯黯，
我只笑，笑君空搔擾。

三月十二日。

五 公社

莫斯科生活開始，我們求學考察還正興致勃勃，然而因物質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病中無聊，同寓一日本人新白介紹幾個女友來談，勉強解悶。一冬以來，足有四五個月，天天是淒清慘淡的天色，一片白漫漫的青影，到底使人煩悶，現在春天已經快來了，這四五月的「俄國生活」也當漸漸轉出生意呵！莫斯科城市生活，經革命兵燹之後却很淒清，商鋪都封閉着……病中無事因與俄國友人閑談，略略得知莫斯科城市生活，幷及全俄布爾塞維克革命後草創的設施。

歐洲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要算一八七〇年巴黎的公社革命(La Commune de Paris)，馬克思親與其事。公社大概的組織就是城市工人共同組織一消費社，分配一切需要品。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每一城市作爲一共產社。又一友人告我，俄國現在無物不集中，消費者都以團體爲單位，個人名義很難領到需用物品。全國集權行得很利害。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公會之類，

每月爲莫斯科居民運取食糧，消費者憑勞動券領取，勞動券以工作高下爲標準分好幾等，每等可得若干，十日以前在消費公報登載。其餘一切用品都有相當的機關。友人還說這種集中制在軍事時代很有用處：沒有一人沒有一天能浪費物品或偸閒惰怠的，固然有許多弊病，然而這本是列寧所謂『軍事的共產主義』這是軍事的共產社制度，在「國內戰爭」期內，他的必要，却有一一定的程度。至於鄉村間呢，貧苦農民多分得土地，生活還像私有者。

日本人新自是一飛行家，年紀正輕，風流倜儻，屢次想回國，都沒成功，現在莫斯科飛行學院及參謀部學院東方部做事，所領口糧還不錯，他說莫斯科生活很苦，參謀部學院有一英國婦人——英法文教員，家裏失竊，窮得可憐呢，丈夫在戰線，還因交通不便，雖停戰亦不能北返。

三月十一日。

六　革命之反動

今天報載克龍史泰（Kronstadt）之亂已平。

當初三月初間公布在彼得城搜獲社會革命黨之煽動的機關，接着就發表二月二十八日在克龍史泰——彼得城的港口，向來是軍事上的要塞，——有一軍艦上水手等暴動，三月二日一早舊步兵將軍郭子洛夫斯基公然率領全衆聲言反抗『共產黨的蘇維埃』，克龍史泰的蘇維埃議長額子明及數職員均被亂黨所捕，於是彼得城裏也形不穩。三月五日勞動國防蘇維埃議長列寧，革命軍事蘇維埃議長杜洛次基聯名出布告剝奪郭子洛夫斯基將軍的公權，宣布彼得城戒嚴，地方全權暫移交彼得城國防委員會。外面謠言數起，還有芬蘭暗中助叛黨之說，因為海凍未解，由克龍史泰還可直接步行經冰上到芬蘭對岸。——三月六日杜洛次基又出要降布告，詞致非常之動人。九日已經聽說赤軍節節戰勝。到今天——三月十九日——報上載，居然已經完全平靜，死亡卻也不少，我初到莫斯科時曾經遇見一共產黨，這次他去投充志願軍，也死在

裏面。

大概不得志的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一九二〇年以來都不滿意於勞農政府，社會革命黨所謂『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到處宣傳鼓動。實際上『食糧均配法』，收取農民出產物之全量，爲近時西伯利亞以及其餘各處農民反抗的眞因，——這種風潮，我們到莫斯科時已經很甚。現時正是俄共產黨開第十次大會，商議改變策略，於是克龍史泰亂事趁此而起。

我還記得二月底，華工會中，有人告訴我，莫斯科暗中正在戒嚴狀態之中；共產黨中有反對改變政策的居民庸衆同時卻總密的陰謀，所以形勢不大穩當。那陰謀的口號是要求三端：(一)自由貿易，(二)開國會，(三)解散共產黨。這次克龍史泰的口號卻是『無共產黨之蘇維埃』其實受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是相同的。

三月十九日。

七　社會生活

教育委員會的職員劉白文納女士送來好些書籍雜誌，路納察爾斯基的著作等，偶然有些白麵包，我們請他喝茶，他吃了一個麵包，又拿一個，很不好意思的說道：『我們兩三年沒有吃着這樣的麵包了，我想帶一個回去給我母親，他一定高興得不了』……我們趕緊答應，并且又送他兩個，他很感謝。隨後劉白文納女士談及家庭生活，頌華因問『共產主義的家庭怎樣？』他笑着說，『郭冷苔女士著書說家庭生活社會化——我們却還想不到這一層。』他走時又再三致謝，并因聽說李宗武能唱中國戲，約著日子同到無產文化（Proletcult）的音樂會去。

無產階級文化部——簡稱無產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員會所設的，一切圖畫音樂詩文戲劇的新作家都加入，凡有創作就大家評論研究。常開音樂或詩文晚會，有時自編戲劇以為工人娛樂。我們去時會員極端歡迎，宗武所唱汪調的馬前潑水居然收入留聲機。他們亦收着幾張廣東戲片。又給我們看一新式的意大利鋼琴可以不按自鳴，譜子從琴背插入機括開時音調佳

妙無比。說所奏乃日本女郎思夫之曲。音樂會會長問，日本調我們能懂不能，并且詳詳細細和我們講那曲子的內容。——意大利一貴族遊日本，娶了一日本女子，後來又到美國，竟忘日女，曲中所奏一大部分是日女怨泣之詞。會長并說，舊文化的音樂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還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質生活不這樣困苦，我們的工作還可以強幾倍呢……

俄友紀務立介紹託爾史泰孫女蘇菲亞來談。託氏派在各地曾有一「眞自由之結合」，每星期六開會演講，并有一雜誌，現在爲政府所禁——因爲他們反對徵兵太利害。蘇菲亞說，現有以前託氏在莫斯科的住宅——託氏死在其中——改爲陳列館，因約我們去參觀并到他家裏敍談。

託爾斯泰陳列館離我們寓所不遠。館中非常淸潔整齊。蘇菲亞指示講解各種圖畫照相，并有一小畫，爲託氏親筆所繪，畫中有一小馬一大人，蘇菲亞說，這是他小時，祖父賞他的玩物。到託氏家後，蘇菲亞母親很親熱的接待我們并送給我們好幾本書——其中有一本爲老子的俄文

節譯本。

各種社會公共機關，——據蘇菲亞母親說——凡不是共產主義的祇要不帶政治上的危險性質，如託爾斯泰陳列館等，都不受什麼妨礙，有時亦能稍得輔助。

四月三日。

八 「煩悶……」 列爾孟託夫 (Lermontoff)

煩悶憂愁，
和誰提手，
在這心神
不定的時候？

希望，希望，
絕無影響，
又何事
徒勞意想？
芳時易過

駒隙年光。
愛乎誰愛，
枉費心神，
暫時的——
不値得，
永久的——
不可能。

自視又何如？
陳跡都無。
苦乎樂乎？
一切比泡影還虛。

八 煩悶

情愛呢？
可知，這甜情密意，
禁不起——
理性一閃，
遲早是——
雨消雲散。

生活呢？
你且：
冷眼相覷，
才知道：

人生空泛，
人生眞太悤。

四月日五譯。

九 『皓月』題畫贈蘇菲亞託爾斯泰女士

皓月落滄海，
碎影搖萬里。
生理亦如斯，
浩波欲無際。

四月十日。

十 「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德國經濟調查員兼外交代表史德勒 (Paul Stähler) 博士曾來訪。他說德國革命後瘡痍未復，現時協約國強迫德國賠償巨款，——其實是枉然的。德國俄國經濟恢復中必須互相輔助，他來此就是作正式締結外交關係的預備的。最近德國共產黨還要求政府與俄通商，德國或者就派公使。我們問他來俄的感想，他說資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資本卻不可以毀的，——無產階級勝利後，那資本就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庫藏。俄國革命中或者有這一類誤點。至於政治關係卻還有一層：俄國智識階級向來與平民特異隔離，不相了解，革命中種種經過，這一點未始不是一根本遠因。德國社會情況不同，假使共產主義革命突現，他的過程一定不與俄國相同。

倫敦 "Daily Herald" 報的通信記者亞爾史孛葛 (Alsberg) 和我們說他來此幾月，確知道，蘇維埃政府是現今俄國唯一的政府，至於共產主義的建設因為戰事和內亂的緣故，還沒有什麼成就。他又介紹我們見美國資本家房德列浦 (Vanderlep) 及旅俄六週紀的作者朗

塞(Arthur Ransome)房氏說他此來仍是為堪察加訂租約的事，愈速愈妙，新大總統哈定對俄政策還沒一定，所以遲滯。堪察加租約如成，美國可以供給各種原料，及主要的工業品機器等，俄國方面木材皮貨礦產種種天然的富源亦可以開發。

今天我們又見着通商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列若乏他告訴我們許多蘇維埃政府的國際關係：

俄國與國外通商，是政府的專利。現在國外的關係已經很好，英國已經正式簽約，德國就在這幾天內，其餘邊境各小國，及意大利，捷克斯拉夫，都已結通商關係，俄國代表在國外大概都先儘無產階級的組織，各生產協社，工人協社等，接洽之後再和資本家商量，外國商人在俄國的，暫時祇在我們通商人民委員會裏接洽，俄國政府擔保他的利益。現在俄國還正努力協理各種租借地，借外國資本來發展俄國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戰事革命，工業毀壞太甚。自戰纔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於戰事，一切原料及工業生製品都用在軍事上。機器不移用，技師非常之少，

技術程度又太低——戰爭時俄國技師死者甚多。所以非聘用外國技師，購買外國機器來發展工業不可。不但機器，就是工業附屬品，如工廠中所用電燈泡等，也須向外國購買，如此情形自然不得不和國外資本家相接洽。

列若之還着重的說『沒有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況且決不能在隔離狀態中實行新村式的共產主義……我們俄國革命史上十九世紀七八十年時代盛行的民粹派 (Narodniki) 主張無工業的農村公社社會主義。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爭執的焦點就在於此。你們想必很明白，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行這種俄國式的社會主義……當然并且必須和暫時沒倒的外國資本家相利用，——發展工業培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本……看能，資本家勝呢，還是我們？』

四月十一日。

十一　宗教的俄羅斯

愁慘的陰雲已經散盡，凝靜的死雪已經化完，赤色的莫斯科漸漸融陶於明媚的春光。蔚藍的天色，堆錦的白雲，春氣欣欣，冷酷的北地風雲已化為烏有了。基督救主廟壯麗的建築，輝煌的金頂，矗立雲際，依然昂昂突顯神祕的奇彩。廟旁噴園，圍着短短的灌林，初春的花草，鮮黃嫩綠拂拭遊春士女的衣袂。

俄友郭質生來談，說今天是俄國舊歷復活日曜日，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行大禮拜呢；因邀我們去看希臘教的儀式，却是中國人的基督教觀念中所沒有的。

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廟，建築偉麗，彫刻畫像却有很大的藝術上的價值。我們進去的時候，人已很多，每人手中却拿着一握『瘦柳』。只見十餘丈高的堂頂上畫着非常之偉麗的耶穌像，四壁輝煌金彩，中間成一十字甬道，甬道的一端，正中有大理石龕，龕前十字甬道之前二角有兩臺：一經筵，一歌筵，十字甬道之他端是廟門，此處和經筵歌筵相對又有兩座：左為國皇

座，右爲神甫座。救主廟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神甫，革命前受國庫供養，統轄全國教堂事務，所謂『國家中之國家』。十月革命後教制仍存，不過與國家政府絕對脫離關係，單受信教徒的供給。我們在教堂中站着不多時，人漸擁擠，最高神甫到了。只見一老者穿着銀色長袍，彷彿中國的道士服裝，旁有兩侍者，服裝相類。一侍者手執香爐，垂着銀索，在前一面走着一面灑着，領導最高神甫走向祭壇，歌筵上立刻就唱起聖歌來。大禮拜式就此開始。隨後神甫走到堂中向衆畫三次十字，一侍者展開斯拉夫文聖經，放在他前，高聲朗讀。如此種種儀式，延長約有兩小時餘。

我們回到寓所，郭質生問我有何感想。我說彷彿不在歐洲。他笑着說俄國東方文化很深，大多數農民羣衆，迷信得很呢。——革命之後才稍好些。誠然不錯，希臘教儀式竟和中國道教相似。

農民因俄國舊文化的緣故，守舊而且愚暗。據郭質生說：十月革命初期，各地鄉村中農民奮起，高呼分權萬歲，各村通行須有當地地方政府的執照，如此者三月。後來國內戰爭劇烈，農民少壯都受徵調，政府派遣食糧軍收集食糧，農民才漸漸忘掉蘇維埃政府分給土地驅逐地主的政策而起怨忿之心。現時新經濟政策初實行，還時時聽見農民反抗的事——他們還不十分相信

呢。

然而革命前俄國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識字，如今識字者的數目一躍而至一百分之五十。最大的原因有兩個（一）二月革命後政局上不斷的起非常之巨大的劇變，雖然沉寂的鄉僻地方也漸漸有得政治消息的興趣各黨宣傳者多四出散給報紙。（二）退伍兵士，從戰線囘家，思想已大改變。——因此現在農民對於宗教的關係稍淡，思想上的改造，已經要算大告成功了。

四月二十三日。

十二　勞工復活

夜深了。雖是俄國詩人的「五月天氣」，晚寒還時襲行人的衣袂。莫城稠密的街市，一時也稍沉寂，隱隱約約漸聽着四處教堂的聖鐘殷鳴——陡破夜神的深寂。巷口街梢，三三五五的人影漸現，一時多似一時。教堂鐘聲愈久愈多，愈晚愈洪，聖詩的歌聲搖曳沉抑，縈繞天際。等到夜間一二時。教堂的聖階前已聚着黑默默一大堆人，星星點點耀炫着信教徒手中的聖燭，背像的高門下排着神甫入廟的儀式，年老龍鍾襤褸疲弱的乞丐雙手拱着等候基督教徒的慈悲——復活節的夜祭開始了。我們擠在基督救主廟裏，人山人海，至少也有兩三萬，一切儀式也不能十分看得清楚。好容易擠得出來，回寓已經四點多鐘，很疲乏。莫斯科城却為一千五百餘教堂的鐘聲——殷洪沈遞——的震動飛顫。『異教徒』的 清夢也受騷擾。

復活節是俄國舊歷中最大的一佳節，家家戶戶都相慶賀，今年恰巧和國際的五一節同在一日。俄俗凡逢復活節的一星期，每家設着盛筵，種種食物，鮮美豐盛。兒童得受『復活雞卵』——

雞卵染着種種彩色，并有玉琢木彫的，友朋親戚往來宴請，人人相見，却以接吻相慶，即使未嫁的女郎在這幾天亦可以和男友交吻。革命後戰禍相尋政府行集權制及勞動劵，已經兩三年沒有大大的過這佳節，食物菜餚不容易取得。今年第一年行新經濟政策，開放商業，民間值此佳節，突現活潑潑的氣象。

五月一日的清晨，暖欣欣的朝陽，温和的春風，路上行人却很寂寞。——昨天晚上禮拜歸去太晚了，市場又因佳節而停閉。祇有莫斯科的中心——赤場附近，設着演壇，無產文化行農民跳舞種種新藝術慶賀五一節。全城電車通掛紅彩，遊行全城，演說五一節工人運動的復活，我們路過一場，許多教育人民委員會所辦幼稚院的兒童穿着新衣呼號萬歲，場的另一端又有嘉里寧演說呢。

我們趁兩重佳節的興致，順路一訪女友，——可是沒有接吻，因爲東方人的羞態……

——啊呀，恭喜恭喜，今天在我們這裏吃過節飯。

——你們正忙着做菜呢！我來幫你。肉是市場上買的，新鮮麽？

——昨天買的。現在勞動券廢了，東西容易有新鮮的呀！——我們忘問了你，你們中國有復活節麼！

我因此略略解釋中國人的宗教觀念，風俗，和對於基督教的關係，他們聽得非常之有趣。

回憶二三月間，我到俄人家裏，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麵包是常餐便飯唯一的食品，中國茶是請客的佳味。現在豐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錢不可，市場物價因投機商業之故很不穩。然而大概而論，大多數勞動人民也受許多方便利益——工廠工資大增，廢勞動券而今得購買於市場的可能。——無大工業或大工業破毀的國家裏，那集權制的分配本不適宜；共產方法另有途徑，集中的制度暫受技術上的困厄，——僅能為『軍事的共產主義』時期暫時的奮鬭方法。

假使俄國的市儈見布爾塞維克的讓步，遠東初醒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於此證實馬克思所謂社會關係中『經濟現象』的現實力。假使莫斯科市民淡於五一節而熱於復活祭，更見着經濟落後國家的守舊性，小資產階級心理的反映。

五月一日。

十三 『勞動者』

『馬克思昂格思，凡遇着籠統言「生產者」「勞動者」而不辨階級的差異性的人，必定和他竭力辯論。沒有籠統的「勞動者」或「工作者」，而祇有或是自有生產工具的「小經紀者」，他的心理狀態及一切生活習慣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他亦不能有別樣的心理——或是雇傭「工人」。』列寧——俄共產黨第十次大會演說辭。

清風朗日的春早，莫斯科天色已經非常和快，霎時而且很熱了。遊春士女都到郊外樹林草地，一暢鬱積。莫愁園畔，莫斯科河邊，綠林陰下沐浴暢懷。青青的灌林，悠悠的池水，士女三五，攜手幷肩，儘着情話呢。我們同着俄友紀務立蘇非亞託爾斯泰女士，嘉德琳亞爾奏莫維次女士（前俄最高法院長的女兒）同着步出郊外，清風拂拭，全宇宙都在懷抱中了。紀務立却不十分高興，對我們說道：『你看嘉德琳女士，以前的貴族，那倨傲之態還依然存在，不大願意理我似的：……』我說『也不見得，你心上不舒服，因爲他待你沒有你所要的親熱樣子罷了，怎說不理呢？他不是

剛才還和路旁的農家女問話的麼?……』

從莫愁園回來的時候，天色還早，稍微有些風，灰塵蓬勃；路上有一掃街夫，不用水灑，拚命亂掃，塵土騰得更高。紀務立問他爲什麼不用水灑。

——請你問列寧去!『他們』沒有給水，教這樣掃的，又怎麼辦。

回寓很疲乏，吃完飯在飯廳閑坐。飯廳的女僕坐在自暖壺旁斟茶給我們吃。靜悄悄的看着窗簾颺拂，隨意談着。

一女僕說他的兄弟在鄉間耕地，今年春天收成或者還好，雨水若是不足那可沒希望了。食糧年年政府收盡，鄉間生活，也沒有城裏人說得這樣好。我告訴他，今年實行課稅法，不致於盡收食糧，很可以多下些種了。他說他兄弟不敢信政府公報上的政策，還不肯多種，恐怕枉費力呢。

公寓門首，階沿上坐着兩三個人，夕陽紅黯，照着他們神聖的勞工顏面。晚風清利，令人回想日間莫斯科河裏的沐浴。閑着在門首散步，只聽得工人談說得很高興。

——『唔，老兄弟，你知道「勞動義務」也改「勞動稅」了。省得他們胡來，還是我們做得來工！』

——『你們新定薪水有多少？我們現在聽說快得十倍的薪水呢。』

——『自然，一天一斤麪包，一頓中飯，還不好？要什麼錢！』

——『別慌！咱們國家工廠口糧還得發呢，錢亦加多，還有我們製的東西，也可以領：……』

五月二十日。

十四 『死人之家』的歸客

西伯利亞冰天雪窖中埋沒了不少俄國青年熱烈的「地底下的」亡命客，從篤思託葉夫斯基 (Dostoevsky) 以來到革命怒苗的爆發五六十年，不知有了祖孫父子兄弟幾代的志士呢！有一俄國共產黨告訴我，他前天得見一很老很老的革命家——「西伯利亞的親戚」

這革命家就是芭烈澳斯基。他革命事業開始得很早；才學過人，政見雖和民粹派相近，而向來是無黨的，政治運動中往往站在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治黨之間。經濟財政辦實事的才幹非常之敏捷週到詳細，俄皇政府時屢次受通緝，亡命在國外。歐戰時，俄政府從一九一二年之後反動潮流已息，又值戰事，社會問題急迫，不得不俯就維新派稍稍採用革命黨中的人才。芭氏返國當軍事工務委員會會長。克倫次基政府時曾績爲工商總長，十月革命後因階級鬭爭的劇烈，捲入獄中。他怠工抵制受革命法庭判決下獄一載半。芭氏詳悉歐洲商埠情形，對於俄國的工業——尤其於「採取工業」素有研究，全國實業經濟狀況瞭若指掌。所以他在獄中的時候，最高國

民經濟蘇維埃屢次有人乘着汽車到獄中訪問請教。監獄中他住的一間房和辦公處差不離，地圖簿籍滿屋都是。當初共產黨公布土地國有法，小農慌着出賣田地，農政弄得一時紛亂不已。蘇維埃大會時特派代表去問芭氏，芭氏畫定「田地仍按公社習慣法一概禁止買賣」，草了一稿，共產黨才據此公布。——這是俄國農業經濟客觀的特點，沒有辦法，有兩次俄勞農政府請他出獄，然必以爲國任事做條件，——要委他做交通人民委員長。他不肯答應，說：「附條件的釋放我不幹。」後來又坐了一年半監獄才出來。現在在彼得城大學當教授。新經濟政策實行，他來莫斯科，或者要接辦協作社的事情呢。本來俄共產黨對於俄技師的利用——智識階級的才智，亦用集合的辦法。芭氏向來是技師聯合的首領。全國無論什麼地方要用技師，都由那一聯合會接洽，——人才的分配，報酬的多寡都由他們自己決定。此來芭氏已經大可有所供獻於國家了。

小小的一間客廳，祇有一盞桌燈光線暗暗的，映着窗簾旁的花影在壁上橫斜飛舞。幾個俄國女郎和東方少年坐着談心呢。這是莫斯科託爾斯泰家的客室。蘇菲亞和我說：

——今天有一很重要的布爾塞維克到我們這裏來呢，——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長。

深夜一兩句鐘，街上人聲稍寂，日長天「逛」的俄國士女大半歸去了。聽得門響，進來了一偉大的黑影。他脫了大氅，露出俄國式的樸素的服裝。深沉和靜的面貌——純粹俄國態度。彼此相見，他很奇詫，「中國的新聞記者也到我們這裏來了！」談吐非常之風雅有禮貌，託爾斯泰母女都陪着他問長問短，他還殷勤細問日常生活不缺乏否？教育委員會的託氏圖書手稿整理委員會——蘇菲亞母親是會員，——口糧薪水還能做物質生活的保證不能？他又談着革命前的回憶，與致深濃。人也確謹愼老練。

——「我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正有意思，現在想起來都另有一種感慨呢。就在這樣一輛車裏，監差的和流犯同起居，也辨不出來誰是犯人誰是公差。相待不能苛酷，他們明白。——這才眞是所謂「俄羅斯的心靈」。英德監獄公差手中去試一試看「公事公辦」，那才殘忍呢！一九一四年反對戰爭，流到西伯利亞的同伴更不少——杜洛次基也在內，——我們之中大概都是屢次三番發配的。可是那次我們同伴多聚在一起，居然還在充發地集會結社演講呢……」

十五　安琪兒

列爾孟託夫

迴飛安琪兒，
低吟繞天梁；
雲擁星月驚，
神歌聖意昌。

清靈讚洪福，
天幕闊且張，
大哉我主宰，
竭誠爲頌揚。

長抱赤子心；
悲淚盈洪荒；
歌聲淸且純，
無言意自長，

此由留人世
歷鍊心志良，
天聲自玄妙，
塵俗敢相望？

六月八日。

十六　貴族之巢

兩三月前。勞農公報初發表開放商業的命令。小商人市儈欣欣然的露出頭來。不但小商人呢！體力不能當工人的一班『念書人』，夫人，小姐，受不着職工聯合會的保護，口糧所領太少，消費的慾望又高，——這才有了機會。

十字街間，曠場兩面，一排一排小攤子。……人山人海，農家婦女，老人，工人……學生，種種色色人，簇擁在一處。這裏一批白麵包，香腸，火腿，牛奶，糖果點心，那裏一批小褂，絨褲，布匹。一堆一搭舊書舊報，鐵罐洋鍋，碗盞茶杯，……唔！多得很呢！再想不着：嚴冬積雪深厚，——我們初來時，勞動券制之下，——這些豐富雜亂的『貨物』，都埋在雪坑裏冰池底麼？經濟市場的流通原來這樣。可是開端的原始狀況還很可憐。學生服裝的一兩個人或是拿一條褲子，一雙舊鞋也算做生意呢。

遠遠的日影底下，亮晶晶耀着寶石，金鍊古玩銅器，油畫也傲然一顯陳列館的風頭。有華麗服飾，淡素新粧的貴婦人，手捧着金表寶盒等類站在路旁兜賣。有貴族丰度的少年，坐在地下，展

開了古舊貴重的紅氈毹，等着雇主呢……

現在又過了兩月了。亞爾倍德街前，許多小孩子拿紙煙洋火叫賣，汽車馬車穿梭似的來往，街衢裏紅玫瑰繡球花欣欣的舞弄他的美色，一處兩處散見着新油漆的商號扁額，——啊哎！熱鬧呢！再不像『冬時』軍事的共產主義之下，滿街祇有茫茫的雪色，往來步行的『職員』夾着公事皮包的人影了。

一間大玻璃窗，染着晶亮的銀字：『咖啡館』。窗裏散排着幾張小桌籐椅。咖啡館小室盡頭賬臺上坐着一素粧婦人，室中間站着一半老的徐娘，眉宇間隱隱還含貴倨之態，却往來招呼雇客。

——請問，是不是要咖啡，還是中國茶？

——兩塊點心，糖果多拿些！——一男子粗魯的口音回答着，翹着雙腿，笑嘻嘻的和同伴談天呢。

——就來，就來！咖啡一杯，中國茶兩杯，點心兩塊，這裏的客人要。……

館門開處，一位「美人」走進來了，紅粉兩頰，長眉拂黛，櫻唇上塗着血滴鮮紅的臙脂，絲羅衣裙，高底的蠻靴，輕盈緩步的作態坐下，眼光裏斜挑睹視，好像能說話似的。拈着一枝煙，燃着了，問道：

——咖啡牛奶一杯，有好點心麼？

貴倨的半老徐娘和藹下氣的答應着。咖啡點心都拿來了。忽然又進來一女郎，服裝雖不華麗，神態非常之清高，四處一看，見有那一「新妓女」神氣的女人坐在那裏，於是不多看忙找着店主人，問好之後，接口就咕嚕咕嚕用德國話談了半天。店主人拿出幾萬蘇維埃錢交給女郎，他就匆匆的走了。新妓女那時已吃完：

——你們這裏設有牛肉餅麼？幾萬錢一碟？

——沒有，對不住，可是可以定做，晚上就好，要多少呢？請問。兩萬錢一碟。

——要兩碟，濃濃的油。

說完他就站起來，扭扭捏捏的走出來，走到門口，傾側的說一句『再見』。店主人忙答應着，回

頭笑向那半老徐娘，用法文說道：這又不知道是那一位「委員」的相好，看來很有錢呢……

假使屠格涅夫(Turgeneff)的貴族之巢在地主華美的邸宅，現在五十年後，蘇維埃俄國新經濟政策初期的貴族之巢卻在小小的咖啡館、——原來革命後貴族破產，所餘未沒收的衣飾古玩，新經濟政策初行，流到市場上，過了這兩月他們便漸漸集股積聚，居然開舖子了。其實新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在相當範圍內可以發展。而資本集中律一實現，這班小資本的買賣不過四五月就得傾倒。我初見街頭所賣白麪包，還是小生意家家裏自己零做的。現在已經看得見一兩種同式同樣又同價的白麵包，打聽起來，原來已有猶太舊商人復活，做這大宗批發生意，替他算起來，一天可得利幾千萬蘇維埃盧布呢。資本的發展——按經濟學上的原則——眞是「速於置郵之傳命」

俄國貴族的智識階級向來最恨資產階級的文化，——赫爾岑說西歐文明不外一「市儈制度」而已。現在卻都要成可憐的資產階級中的落伍者呢。雖然……雖然……那『懺悔的貴族』，

——『往民間去的青年』，一世紀來在社會思想上爲勞動人民造福不淺。共產黨領袖中磊落的人才也不少過去時代的貴族呵。前一月我曾遇一英國共產黨——很研究俄國文學。他說俄國文化中資產階級一分都沒創造，歷來文學家社會思想家差不多個個都是貴族。……

我的俄國歷史教授紀務立說大俄羅斯民族東方性本重，個性命發達，——固然有許多特點優良的國民性，然而缺點也就不少。老實說，一切藝術科學文學的文化不是西歐輸入的麼。未歐化的大俄羅斯人污穢遲鈍，劣性很可見，至於貴族青年有志的，那又是一件事——他們歐化雖不純粹，始終在歷史上占了一過渡西歐文化的地位。如說到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已近西歐，東方色彩就淡得多。平民之中也可以看得文化性。

初到莫斯科時我們認得一英國人——共產黨外交委員會的職員威廉。威廉夫人是生長在小俄羅斯的。他曾說小俄羅斯貴族的地主制——封建遺跡，破壞的較早。那地農家婦女愛清潔，有條理，——日常生活之中才眞見得文化的價值。往往在大俄羅斯及烏克蘭邊境，小俄農家女有嫁給大俄人的；新媳婦進門不到兩三天，立刻就要把大俄農村家庭整頓一番，油刷裱糊都

是新媳婦極力主張的，——他根性就不能忍耐那半東方式的污糟生活。

六月十三日

十七　莫斯科的赤潮

十月革命爆發，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幾天正是赤潮高漲的時候。一九一九年以來萬國革命的社會黨已經屢次會集於此。現今，一九二一年的六月，在此城裏又要開四個國際：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共產國際婦女部第二次大會，少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赤色職工國際第一次成立大會。

十七日，各會各國代表差不多都到齊了；在赤場行閱兵典禮歡迎代表團。廣大的曠場，幾千赤軍，步馬礮隊，工人軍事組織，共產黨軍事訓練部，男工，女工，兒童，少年都列隊操演。杜洛次基洪亮的聲音，震顫赤場對面的高雲，回音響亮，如像聲聲都想傳遍宇宙似的。各國代表都致祝詞。……『萬歲』聲……

昨天共產國際行第三次大會開會式。大劇院五千餘坐位都占得滿滿的，在臺上四望，眞是人海，萬頭攢動，欣喜的氣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祇諾維葉夫（Zinovieff）致開會詞；『我以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宣布第三次的「爲全世界所嫉視的」共產國際大會開會……」下面鼓掌聲如巨雷，奏國際歌……

各代表演說慶祝完了之後，還聘請全俄全世界負盛名的名伶沙路屏（Sholiapin）唱歌曲餘興，……歌聲入雲際。

沙路屏歌完笑着說：『我雖不是國際主義者，而是國家主義者，今天却有一歌，普希金的詞，四國（俄德法意）文字都有譯本，請爲共產國際代表諸君一歌，恰好應景呢。歌竟，四座鼓掌不已，堅請沙氏再唱。沙氏說我們唱時行的勞工歌，請諸君相和，……於是五千多人的全劇院都捲入勞工歌的聲浪中了。

六月二十三日

十八　列寧杜洛次基

克萊摩宮十三世紀的宮牆，七百年前的教堂——樸素古舊建築奇特，當時必是國家中央最大的聖地，而今比着後代西歐式的新殿宇，已覺很低很狹了，累世紀的聖像畫壁——人面衣飾各畫之間還留着古藝術的「條件性」，好一似中國的關帝像，希伯來君士但丁文化的遺跡還顯然；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蘇維埃的辦公室，都在新殿宇內：巨大的跳舞廳，光滑雪亮的地板，金碧輝煌的壁柱，意大利名藝術家的彫刻，有一部分宮殿，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皇起居，還另設陳列館人員指導遊覽，西歐化後俄國的文明已算會集希臘日耳曼的精髓精粕；現今則安德萊廳赤色光輝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國勞動者代表的演辭，聲音震及環球，——第三次大會的共產國際；今日之克萊摩宮眞做得人類文化三階段的駁雜光怪的象徵。

第三次大會第一天杜洛次基提案世界經濟現象指呈當時經濟恐慌稍緩，漸有改善，勞動運動由進攻一轉而為防守——資本家反乘機進取，然而這不打緊，共產國際可藉此深入群衆，

正是歷練黨因革命力的好機會。丰采弈弈的杜氏，演說辭以流利的德語，延長到三小時餘……後來討論時，法國共產黨有許多疑問，爭辯很久。我們新聞記者中有不十分懂的，因約着布加利亞代表同去問杜氏。杜氏見中國新聞記者很欣喜，因竭力和我們解釋，說話時眉宇昂爽，流利倜儻。他說，經濟狀況窘迫——就是「恐慌」到時，并不一定是革命的時機，有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派之激於意氣，冒昧暴發，反喪羣衆的元力；經濟狀況改善時，工人資本家衝突漸入「經濟要求」的狹軌裏，然而即此可鑒「社會黨人」和羣衆的密接訓練程度增高……『法國同志就是不贊成我這一層意思……』他說得興高彩烈的時候，手裏一枝短鉛筆，因他指劃舞弄，突然失手飛去，大家都鬨然笑起來了。……

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着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談幾句，他指給我幾篇東方問題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安德萊廳每逢列寧演說，臺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

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趁着紅綾奇彩，——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徵。……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爲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

大會快完，政治生活的莫斯科這次才第一次與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

七月六日

十九　南國『魂兮歸來哀江南』庾信

陰晴不定的天色，淒淒的絲雨，心神都爲之憂黯……污滑的莫斯科街道，亂砌的石塊，擾擾行人都因之現出跛相。街梢巷尾小孩子叫喚賣煙的聲音，雜貨舖口魚肉的鹹味，無不在行人心理上起一二分作用。

鐘錶舖前新掛起半新不舊的招牌也像暗暗的經受愁慘的況味。我走進舖門，只見一老者坐在賬臺旁戴着近光眼鏡，淒迷着雙眼，在那裏修錶呢。旁坐一中年婦人接着我的表嘻嘻的說道：

——呵你們來開「大會」的，預備回去宣傳無產主義麼？

我笑着回答他不是的，他還不信呢，後來又說『不錯不錯，中國也用不着宣傳，——在中國的資本家都是英國人，和我們從前一樣，德國人在此占「老爺」的地位，咱們大家都當小工！現在又與租借地了，和你們中國差不離。』我說，你們有蘇維埃政府呢。他默然一晌笑一笑就不言語

了。……

我回寓來覺着更不舒服。前幾天醫生說我左肺有病，回國爲是。昨天不是又吐血麼？七月間病臥了一個月奄奄的生氣垂盡，一切一切都漸漸在我心神裏磨滅：還我的個性，還我爲社會服務的精力來！唉！北地風寒積雪的氣候，黑麵爛肉的營養，究竟不是一片「熱誠」所支持得住的。萬里……萬里……溫情的撫慰離故鄉如此之遠，那能享受。習俗氣候天色，與故鄉差異如此之大，在國內時想像之中都不能假設的，漫天白色，延長五月之久，雪影淒迷，氣壓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風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爭艷的心靈之怡養。

可是呢，南國文物豐饒也不久（其實是已經）要成完全的殖民地，英國『老爺』來了……想起今晨表舖主人的話，也許有幾分眞理。……

夢囈模糊，焦熱煩悶，恍恍忽忽僅有南國的夢影，燦黃的菜花，清澄的池水……桃花……

唉！心神不定，歸夢無聊。病深了！病深麼？

八月五日

二十　官僚問題

俄國社會問題從十九世紀的以來，除九十年時代勃然興起的勞工問題外，向來在社會思想中占極重要而不得解决的還有三個問題：智識階級問題，農民問題，官僚問題，封建遺毒東方式專制政體使官僚問題種得很深的根底。葛葛里（Gogol）的巡按，俄國官僚社會的肖像，幾十年，因有社會經濟的根源，只在變化不在消滅，革命的巨潮如此洶猛尚且只掃刷得一些。無產階級新文學中已有『新葛葛里』出現，共產黨報紙上努力的攻擊官僚主義呢。

一小學女教師値學校停課，所領口糧不夠生活，因就一臨時講席，原來的口糧也沒辭去。「農工檢察」人民委員會，委派整理職員與以考核的時候，這位女教師不得不受審判，爭辯的結果，反得知審判官中每人至少也得七份口糧呢。

郭質生和我說，有一營官兼營中政治文化委員會會員，不知怎麽樣作弊得五百萬蘇維埃

慮布，營長及委員長兩人最初假裝着不知道。此後營官賂贈營長妻以地氈，却騙了委員長。營長及委員長兩位長官的夫人彼此談起來，委員長夫人吃起醋來了！於是這件事就此發作。營官的老母託賀生去看他，他對着賀生淒然的說道：

——聽說判決死刑……鎗斃，……鎗斃……難道我的命祇值五百萬……五百萬麽？……

八月十二日

二十一　新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政府命令如箭的飛來，「店老班」的肚子如牛的脹起。一月半前有一共產黨的親戚開了一咖啡館，託一朋友雇跑廳的女郎，道：

——每月十五萬盧布，每天兩小時的工作，……嘻……嘻額外錢「在·咖·啡·館」裏他們自己還可以另賺，祇要會……請你留心替我找一找。郭質生——雖是「非政治主義者」然而始終是熱烈的「懺悔的貴族」，嫉視市儈主義的文化——他聽說這件事，暗含隱語的說道：

——現在又多一出路了。你中國的道學家！以爲資產階級，上等社會淸高得很呢，你看，現在俄國機關有多少女郎！戰前向來沒有過。第一次外交部有女官，大家還詫異呢。現在這班「女·官·」你想他們怎麼樣。早晨上衙門，外交委員會呀，教育委員會呀，下半天「公餘」趕緊重新梳掠塗抹起來，上咖啡館當女役去！又是一條出路！你還不知道，革命時資產階級破產，這些女孩兒家，速

記生，打字生……怎樣得上衙門去的呢，革命了，炮火連天。家裏一個錢也沒有，生意做不成，工廠沒收了，丈夫在戰線上不得回來，一個女人家年紀又老了，……要吃要用，怎麼辦呢？！唔哼……女兒十八九歲了，……一清早梳掠同着女兒去看一看『熟人』新任的委員，主任，『怎麼樣呢！困難得很：想一方法，請你給女兒弄個位置罷，啊哎！』……委員長看一看，迷細着眼說：『好……好哈……哈！我給你們想法，給你們想法。……』於是成功了，有口飯吃。現在呢……現在呢……新經濟一開放商業，哼…「舊的」更倒到「底下」去，新的更爬到「上頭」來。

說得好急激，好急激，……未免刻毒。

和貿生說完之後，順路出來，天色已竟薄暮，暗地裏隱約見前面兩個人影，一面走着談天呢：

——啊！我今日忘了帶「白手套」出得手汗，好不難受。……你的事怎麼樣「得意」麼？

——我給他二百萬盧布股分，他還請加。我想他那賣買利錢太少，算了罷。

新資產階級發生起來，應着「資本最初積累律，」社會生活的現象中也就隨之發見種種

「新式」戲院（私人的），咖啡館，飯館，照相館，市場經濟越發擴張了，技師就私人企業家聘請的每月動輒百餘萬了。

國家工廠企業也完全改成「每一企業爲一法人」的原則，竭力增加生產力，設許多國立托拉斯，種種專利制——以與私人經濟競爭。不但如此呢，政權把得穩穩才好。

前一月小商人自由集會於赤場要想立新提嘉（Syndicat），當時被蘇維埃警察驅散。又一次選舉商會會長每月薪金一百五十萬，會員一百萬——總共五人，說要『整理』市價，想做投機總機關，又被政府禁止，聽說不久就要有合法的商人組織起來呢——非得使他在國家市政監督之下不可。

八月十五日

二十二　飢

東俄旱災非常之甚。俄國產麥最多的北方，除烏克蘭及西伯利亞外，本部向來要算黑壤區，向來運輸關係上烏克蘭及西伯利亞離中央太遠，全靠大俄本部黑壤區的出產。今年却剛剛是這一區旱災，災區非常之大，値此勞農政府努力於提高農工生產力之時，又受一大大的打擊。革命戰禍連年以來飢寒交迫，今年又是如此，眞可見俄國無產階級創業的艱辛。

勞農政府設着種種方法力圖救濟。各機關實行賑捐，沒有被災的農村，都派人募收志願捐助的食糧。各城市中呢，舉行音樂會，演劇，募捐，學生，赤軍，醫生，看護婦，熱心參加。職工聯合會組織募捐隊，又到災區去調查。請外國紅十字會來俄考察賑助，——美國還特派一機關來此。

俄國中央及各省報紙上載災區通信。『一堆一堆飢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臥道旁，呻吟轉側。……嚼草根爛泥。……竟有飢餓難堪的農家，寧可舉室自焚。……還有吃死人肉的呢。……』眞是慘不忍讀。政府茹苦含辛派遣火車去辦移民，一切一切……

莫斯科城市新資產階級開着輝煌的啡咖館，飯館，哼，募捐隊去時，大大的商舖，祇出得幾萬錢。「利」……「利」麻木的神經，暗黑的良心……是市儈主義的標幟。

歐洲的資本家還想借此鼓弄陰謀，幾百萬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裏算得什麼！俄國經濟破敗沒得法想，也就將就幾分。——資本家說「不信」布爾塞維克辦賑災，於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一無黨的賑災會，——就是歐洲政客的同類，他們所認爲有名望的立憲民主黨呀，社會革命黨呀，都加入。自然有良心的，無資產階級黨派臭味的，廉直的「上等社會」也欣然來做此救濟祖國的事業。——葛里基 (M. Gorky) 還預備親自到倫敦巴黎去募捐。

昨天我到托爾斯泰家裏遇見托氏的幼女亞歷山大 (Alexandro Lyvorna) 忽然說，賑災會被解散了。原來賑災會決議要分到外國及災區去募捐或調查。實行時，這些貴族老爺都想借此出境却不肯到困苦的災區去，亞歷山大亦是會員，當時一同被捕，審知無陰謀關係卽刻就放出來了。據說不但是執行不執行那議決案的問題，有幾個人還有憑藉這一聯立組織作政治

的詭謀呢……唉！

六十四

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三　心靈之感受

一間小小的屋子，以前很華麗的客廳中用木板隔成的，暗淡的燈光，射着滿室散亂的黑影，東一張床，西一張櫈，板舖上半邊推着雜亂破舊的書籍，半邊就算客座，屋角站着一木櫃，櫃旁亂堆着小孩子衣服鞋帽，櫃邊還露着一角裙子，對面一張床上，紅噴噴的一小女孩甜甜密密在破舊氈子下做酣夢呢，窗台上亂砌着瓶罐白菜胡蘿蔔的高山；一切一切都沉伏在燈影裏與女孩的稚夢相諧和，忘世忘形絕無人世間苦痛的經受，或者都不覺得自己的存在呢。那板舖前一張板桌，上面散亂的放着書報，茶壺，玻璃杯，黑麵包，紙煙。主人，近三十歲的容貌，眉宇間已露艱辛的紋路，穿着赤軍的軍服，時時拂拭他的黃鬚。他坐在板桌前對着遠東新客，大家印密切的心靈，雖然還沒有暢懷的寬談。兩人都工作了一天，剛坐下吃了些熱湯，暖暖的茶水，勞作之後，休息的心神得困苦中的快意；輕輕的引起生平的感慨回憶。主人喝了兩口茶，伸一伸腰站起來，對客人道：

「唔！

——唔中國的青年，那知俄羅斯心靈的悠遠，況且『生活的經過』纔知道此中的意味——人生

的意趣，難得澈底了解呵，我想起一生的經受，應有多少感慨！歐戰時在德國戰線，壕溝生活，轟天烈地的　榴彈，嘣……嘶……嚓……嗒……哄……砰……砌，飛機在頭上週轉，足下泥滑汚濕，初時每聽巨礮一發，心臟震顫十幾分鐘不止，幷不是一個「怕」字；聽久了，神經早已麻木，睡夢之中耳鼓裏也在殷鳴，朝朝晚晚，莫名其妙，一身恍蕩，家國，父母，兄弟，愛情一切都不見了。那裏去了呢，心神憊勞，一同念之力都已消失了。十月革命一起，布爾塞維克解放了我們，停了戰我回到彼得堡得重見愛妻，……我們退到鄉間，那時革命的潮流四捲，鄉間農民蠢蠢動搖，一旦暴發，因發起鄉村蘇維埃從事建設。一切事費了不少心血辦得一個大概。我當了那一村村蘇維埃的秘書，家庭中弄得乾乾淨淨，——那有像我現時的狀況！不幸白黨亂事屢起，勞農政府須得多集軍隊。下令徵兵。我們村裏應有三千人應徵。花名册，軍械，籌種種瑣事我們在蘇維埃辦了好幾天。那一天早上，新兵都得齊集車站，我在那裏替他們簽名。車站堆着一大堆人，父母妻子兄弟，牽衣哀泣，『親愛的伊凡，你一去，別忘了我……』『滑西里你能生還麼？……』從軍的苦情觸目動心。我們正在辦公室料理的時候，急聽得村外呼號聲大起，突然一排鎗聲。幾分鐘後，公事房門口突現一大羣人，街卒趕

緊舉鎗示威，農民蜂湧上前，亦有有鎗械的，兩鋒相對；我陡然覺得滿身發顫，背上冰水澆來，肺臟突然暴脹，呼吸迫促，昏昏漠漠不辨東西，只聽得呼號聲怒罵聲「不要當兵」「不要蘇維埃……」哄哄雜亂，只在我心神起直接的反射思想力完全消失，胡……亂……——我生生世世忘不了這一刻的感覺，——是「怕」，是「嚇」，是「驚」？……不知道。

主人說到此處換了一口氣，忙着拿起紙煙末抽了一抽，雙手按着心胸，接下又說道：

——然而：然而：過了這幾分鐘，我就失了記憶力了。不知怎麼晚上醒來，一看，我自己在柴倉底裏。什麼時候怎麼樣子逃到那地，我實在說不出來。自然如此一來，我們鄉間生活完全毀了。來到一省城裏，我內人和我都找了事情。過了幾月才到莫斯科這軍事學院裏。我內人留在那省裏，生了這一個女孩子，——主人拿手指着床上，——不能去辦事了，口糧不能夠吃，我一人住在莫斯科，每一兩星期帶些麵包（自然是黑的）回去，苦苦的過了一年。什麼亦沒有，你看現在內人亦來此地，破爛舊貨都在這屋子裏，俄國現在大多數的國家職員學生都是如是生活呵。可是我想起。還有一件事，是我屢經困厄中人生觀的紀念。有一次，我上那一省城去，——那時我家還

沒搬來，——深夜兩點鐘火車才到站。我下站到家還有二里路，天又下雨，地上泥滑得不了，手中拿着麵包，很難走得，况且坐在火車上又沒有睡得着，正在困疲。路中遇見一老婦背着一大袋馬鈴薯，踽踽前行，見我在旁就請我幫助。我應諾了他，背了大袋，一直送他到家，替他安置好。出來往家走，覺着身上一輕，把剛纔初下站煩悶的心緒反而去掉了。自己覺得非常之舒泰「爲人服務」，忘了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苦受。到家四點多鐘，安安心心的躺下，念此時的心理較之在戰場上及在蘇維埃的秘書席上又如何！

主人說到此處，不禁微笑。女孩的酣睡聲，在兩人此時默然相對之中，隱隱爲他們續下哲學談話的妙論呢。

九月十日

二十四 民族性

旱災非常之可驚；要徵取新資產階級的慈善捐，不如使他們自擲「纏頭」「孤注，」國家跑馬廳因此又開跑馬賽會，抽頭賑濟災民。

我因病懶懶的不能去看，宗武去參觀歸來，告訴我許多很有趣味的事。跑馬廳中賭注下得很大，竟有百餘萬一次的輸贏，——新資產階級的生長竟如此之敏捷，豪舉勝事，固不必說，祇要真有益於飢民。（那時一萬蘇維埃盧布約值中國二角錢）

座中有一老婦，和宗武談起，他怎樣知道馬的好壞；每次他都說得中，誰勝誰敗；並說，現時居然留着幾匹名馬，革命前他就看他們跑的，——的是一跑馬廳賽賭老內行；宗武因聽他口音別緻，問起來，原來是匈加利人。——不知道怎麼樣，流落在俄的匈加利資產階級，在此經過兩次革命，受盡磨折，難怪他肆評俄國民族：

——我不是俄國人。俄國人還了得，弄了個勞農政府，教人錶亦隨便帶不得，真正有趣！……

二十四　民族性

唉！不必說起。你瞧，這沿街的小孩子，賣紙煙，不受教育，哼，農村裏去看看，農民蠢得像豬一樣，個性不發達，有事一哄一大羣，誰亦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可是居然哄起來了；再則他們一面要地，怕地主，地到了手，政府問他要食糧，又捨不得了！眞奇怪的民族。……

九月十三日

二十五　『東方』月　中秋作

一

萬里奇遊，餓寒之國。
聞說道『胡天八月雪』，
　可也只蕭蕭秋意，依依寒色；
祇有那赤都雲影，掩沒了我『東方月』。

二

　月圓月缺人離別，
　人離別，長相憶。
萬古「中秋」，未入歐人詩思詞說。
原萬族共『嬋娟』，但願『嬋娟』年千億。

三

又何必，人相念，月相望，細問太陰曆？

　歐亞華俄——情天如一。

團圞夢影，燈前不堪回憶，

獨恨那凝雲掩映，希冀一線俱絕。

四

秋原黃葉，纔領略別離滋味，

怎知道，有災祲流亂，更饑寒萬里。

只聽那瑣碎的蹄聲，淒涼的雨意，

催嫦娥強現半面，掩雲幕，永訣矣！

九月十六日（陰曆八月十五）

二十六　歸歟

中秋來了，陶怡情性的佳節到歐洲一變而成傷懷感慨的因由——也許是我心理的病狀，偶然和俄國人談起「中秋」的意義，他們却引為奇趣，說這團圝的象徵，大有詩意，慫恿我們借他們地方一爲慶祝。女主人趕着做點心，欣欣的嬉笑，也強勉一解煩悶。

——恭喜恭喜，點心做好了，你們瞧一瞧。中國過這節通常吃什麼？

——月餅。特爲要圓的，才像「團圝」呢。

——呀！爲什麼不早說，我亦做圓的，那多有趣！

中國的一個中秋節也能在莫斯科過，意與蕭條中，未始不是一件樂事。後來談到我的病，嘉德琳女士竭力勸我回國，——我亦知道，夜夜虛汗咳嗽吐血，難怪心緒不能好。可是回去罷？又怎麼呢？……

座中忽來一新客，我們的談話中斷了。客從苦爾斯克（Kursk）來，向來是辦食糧事務的。

談起來，據說，『苦爾斯克（莫斯科南）農民對於新經濟政策中的食糧課稅法很滿意，——今年辦徵收順手得多，有的人家麥糧不够的，就教他們用馬鈴薯到市場上去換了麥粉交納租稅，他們也很贊成，再沒以前倔強的態度了。農民兵士本來大多數是無意識的羣衆，向來不知道問「爲什麼」，祇要「會」辦事，政策妥當，原沒什麼難處。』

夜深散宴歸來，又過質生處一談，在莫斯科物質生活太困苦，還「不如歸去，」或者有「可爲。」……；病體支離，要做的，應當做的，也都不能做。況且心理的病狀，情感易動，感慨低徊，拋一滴無意的熱淚，家園，故鄉，人生的意趣，將來的責任都拼在淚花裏，映着燈光，陸離萬象，化作一「宇宙外的宇宙」了。

今天我寫信與俞頌華，歸計暫決，我們三人同來，未及一年，都已四散，——頌華五月，就上柏林去了，我現在決計要歸國，宗武還留此地，——三人此行的成績，千辛萬苦，報酬又何如呢？致頌華信中有幾句話，聊且記下：

「……我一個病人，爲精力所限，爲才力所限，爲學識所限，在這八個月內的成績如此而已！……是成是敗？以我這樣學識淺薄，精神疲敝的人，來做開天闢地研究俄羅斯文化（在我以前俄國留學生有一篇好的文章出來過沒有）的事業，勉強有這一些成績，能否算得最高限度？……」

「……總上三種原因：（一）求學問題，（二）通信問題，（三）經費問題，再加我現時的病狀，不能不決定回去了。現在我已着手進行，可是旅途困難，行李笨重，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走得成功呢。……」

九月二十五日（中秋後九日）

二十七　智識勞動

西伯亞利行旅現時非常困難，而我帶的書籍太多，又不能走了，——總要等一「便」的機會纔好。

病亦似乎輕了好些，最好能進醫院，……肺病是要「養」的。可是我一天不讀，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工作？我現在的工作純粹是非體力勞動，片面的智力勞動更使健康受損，性情怪僻，再加之智識勞動所必須的「精神娛樂」我也看得非常之淡，自然沒有生趣了。

前天購書時偶然遇見德爾納斯嘉女士，他約我赴他的家庭音樂晚會，聊一散心暢懷！

音樂會中到客亦有二十多人，大家肆談種種問題，從家常瑣事到文學哲學。有一女郎和我大談其中國詩，——他本來是研究文學和科學的，他說無論如何聽不出中國詩中的韻；我給他

說，中國文的單音，如其照歐文押韻法，勢必致於字字相同，所以「韻」在中國文中只是「兩字母音相同」，而子音難得相符。他們又都說中國讀詩聲如猶太教的祈禱詞呢。

披霞娜聲忽動，大家聚在廳裏來，有一人奏鋼琴一人奏繁華令（西洋胡琴）相和。風雷疾轉，泉瀉鏗鏘，固然已經怡神心會，最動人處却在抑揚迢遞間寫得人心絃上的言語。一中年婦人且吭喉高歌。……我總覺得歐洲音樂，比較的能傳遞人的情感於外；我雖中國人聽中國樂却沒聽外國樂的易於感動怡悅。樂竟，大家聚着幾位少年人，——老年的吃完晚飯，都已告辭歸去，——於是假作演劇，一直到早上六時才散。

歐洲人的精神娛樂，高尚雅致，而且不一定是上等人間，……智力勞動之暇尤其必須；——比打麻雀總好些！一笑。

哼！智力勞動，智力勞動，——一天小塊黑麵包，還要娛樂……

今天一中國工人林揚清請我們吃飯；他是皮包匠，每天在工廠裏做工八小時，一月得錢二百多萬呢。

小小的兩間屋子，女主人圍着廚裙出來相見，問道：

——諸位說俄國話不說？請坐，請坐。

過不一忽兒，廚房裏拿出牛肉湯麵條，我們道了謝，吃着，因說起工廠情形。據林揚清說工人生活就是如此，也不算得壞了。每天工作完，歸來有俄國妻子談談心，有時上戲院。當時還有好幾位林揚清的同伴，熱熱鬧鬧談天。

我看來暗暗的想，他們——非智力的勞動者，——即使有困難苦痛，大概永沒有我這一種，……『煩悶』呵。

十月十二日

二十八　清田村遊記

1. 遊侶

託爾斯泰的邸宅，所謂清田村（Yasnaya Poliana）離莫斯科約四百餘里；革命時還保存得完完全全，現在歸教育人民委員會經管，已改作託氏邸宅陳列館，另設一事務所管理他。託氏幼女亞歷山大爲陳列館事務所的主任。蘇維亞託爾斯泰女士曾屢次邀我們去遊。這次剛好莫斯科教育廳第一試驗模範學校有一班學生讀託氏文學事跡後，特赴清田村旅行遊覽；我們趁此專車一同前往。

遊侶小學生二十餘人，女教員二人，一德維里（Tver）人——老者，託氏親戚嘉德琳等數女士，一少年，此外還有一所謂『蘇維埃小姐』（革命後女人在蘇維埃機關當差非常之多，常戲稱蘇維埃小姐）順路趁便車回家鄉，他對我們說：『我在嘉里寧那裏辦事。嘉里寧！你知道麼？現在我們最大的偉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長。……』

我們三十多人同坐一輛專車。十三日晚我同宗武乘月到苦爾斯克車站，會着學生旅行隊，他們都很高興，一同上車，十四日一早到部臘（Tula）車站。由此到淸田村不滿四十里地，火車忽然停住，派人上去交涉半天毫無影響。我們因下車散步，宗武還替學生隊在車傍照了一張照片。當時託氏親戚等得心焦，先下車步行前去。我們閒着無事，因和德維里老者談天。他是一個託爾斯泰派，此來也是特爲趁車進謁託氏遺澤的。他是德維里地方一牛奶坊協作社的職員，那地從新經濟政策實行以來，協作社已經由德維里省經濟蘇維埃出租於私人，不比國立時候了，——從此工人生活還要職工聯合會來整頓呢。老者談吐樸質，是中下社會的人，藹然可親，俄國風度非常之盛，談及託氏主義，那一種宗敎的眞誠，眞也使人敬仰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寬洪，克己，犧牲的精神，『第一要知道怎麼樣生活，人生的意義，操守，心地……』談及歷年經過不勝感喟的說：

——唉！俄國人根性就是無政府的。二月革命後，農民間無政府黨非常之盛，反對克倫斯基政府急激得不了。比如北部諸省，就是十月革命後還延長許多時候纔平定的，至今時起消極的

抗拒，所謂人民委員，去都不敢去呢。那十月十一月時布爾塞維克「麵包與和平」的口號，反對與德戰爭，大得全國農村的同情。後來纔明白，軍事不是空口停得的，都市裏人也是要麵包吃的：：：：說起當時的政情來，唔！我們不談共產黨的政策。單說克倫斯基，他那裏是一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誰知『自由與土地』的口號，呼號的那麼高，「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誰知道他是一個「好人」呢。農民要土地，不是要社會革命黨黨綱的宣言書——是要實實在在的田地，沒有什麼神妙科學！他真不過是一個空想的智識階級，譬如開國會問題，延長又延長，在那種政潮的時候！可見他絲毫政治作用都不懂得呵。說起智識階級來，——你知道俄國幾十年來的潮流？——革命之中智識階級負罪不小。俄國人的心念中，智識階級向來和普通平民分得清清楚楚，革命初起，他們就已談什麼憲法，國會，人民看得他們和皇上一樣的高高在上。等到事情急了，他們又都拋棄了人民逃到外國去了，——不來幫着人民共負大業。怪不得無產階級也走極端：那幾月風潮洶洶的當口，看見帶眼鏡的人都指為智識階級，怠工者，拚命排斥；於是智識階級更逃得厲害，至今弄得要人辦事的時候，人手又太少了。

我問現時俄國的宗教怎樣，像託氏學說，傳布得深遠麼？

——宗教麼？俄國人是有名的宗教民族。一派市儈式的教堂宗教本是迷信，就是託爾斯泰派也很反對他的。革命前社會運動中反對教堂，以及絕對的否認宗教，本是很甚的。現在呢，政府和教堂分離了，宗教，及有宗教色彩的學說，未免大受打擊，無意識的群衆農民却又起心理的反動，更去迷信起教堂來……託爾斯泰派呢，絕對不問政治，不過一種講學的道德的宣傳罷了，「人應當知道怎樣生活，」唔！我這次有事到莫斯科，見着白爾嘉諾夫，（託氏老友現爲託氏派之首領）據說在清田村組織了一託氏派公社，所以特地去參觀參觀。聽說這一公社組織得太晚了些，——現在新經濟政策一行，一切都本商業辦法，一切農具牛馬，種籽，都要買去，那裏來許多錢呢？要是早得半年，雖說是「軍事的共產主義」却一定可以得到政府幫助，——集產組織，公共事業向例共產黨還算贊助的……

我們在站等到晚上八點鐘纔開車離都鐙。——「都鐙」這一字俄文原意爲「攔阻，」據說當時韃靼人從南進攻莫斯科，追到此地，俄國人藉此地的森林，亂斫柴木堆積成山，以擋韃靼的

來路，所以稱做都職，近代却是出產「自煖壺」的名城。

到清田站的時已經晚上九十句鐘，不能到託氏邸宅去，——託氏邸宅離站約六里。我們兩人和小學生同住站邊一舊別墅中，（別墅向爲都市中人避暑時所住）別墅雖破舊，小小幾間木屋，却也清雅，當天晚飯時，學生旅行隊所帶乾糧牛乳還很殷勤的請我們吃。小學生嬉笑天眞神態眞使人神往。晚上將就在板床一宿。清早四時即醒，早飯前又替學生照了一相。問起那德維里老者來，說昨晚早已往公社去了。

2. 託爾斯泰邸宅

秋雲微薄，樺林蕭瑟的天氣，自清田站步行，向託氏邸宅行來。小橋轉側，樹影俯窺溪流，水雲映漾，輕步衰草上，如天然的氈毹，心神散暢，都市心緒到此也不由得不自然化了……。轉向北，直望大道，兩旁矗立秋林，紅葉斑爛，微風偶然奏幾闋仙樂；遙看草間車轍，直行遠出，有如川流——曠闊的村路一變而成「流水道」影。黯淡秋雲，却時時掩隱薄日，日影如傘蓋迎人，拂肩而過。偶然見一二農夫乘着大車，縱轡遄行，趕着馬，『嘟嘟嘟』飛掠而過。抵託氏邸宅柵門，就見中世紀式半壘；

——這邸宅原是託氏母家復爾廣斯基王爵的遺產，地主制度的遺跡還可以看得見。進柵門後，轉側行數十步，遙隔花棚已見託氏宅，犬吠聲聲報客至，宅中人有出來探望的呢。

一進宅門，前室中就見五六架書櫥；上樓時亞歷山大出迎，指示解釋室中陳設，說是託氏死後一切設置都還仍舊絲毫未動呢。兩間圖書室，也滿放書櫥，託氏生時屢次想整理一大間，專設圖書館，始終以邸宅太小沒有成功，所以散着樓上樓下；如今還是仍舊。看一切陳設，託氏生前的生活確很樸素，——貴族生活如此却也意想之外。就只飯廳裏有一鋼琴；四壁掛着畫像，——有名畫家聯萍的託氏像。再轉往東有一小過室——讀書一週記室，一小圓桌，上放讀書一週記，託氏生時每早起先到此室，記日記語錄數則後，纔出吃早飯呢。進一間就是書房，滿架書籍，而突然投入我們眼簾的却是幾個中國字，——原來是芝加哥出版的漢英對照老子道德經；書桌上文具很簡陋；有一大塊碧晶石，上刻金字，是託氏被希臘教堂除名時，馬爾切夫斯基工廠工人公送託氏的賀禮。壁間滿掛照相，託氏世代的遺像，安德業託爾斯泰夫人——蘇菲亞女士的母親，指示我些託氏兄弟伯叔的照相，中一框空着，據說是託氏叔，因酗酒賭博，墮落子弟，所以除去，不使

和諸兄弟相並而立。還有美國人克洛斯倍（Crosby）的肖像，他是美國候補總統，特來謁託氏，託氏勸他一番，他居然放棄候選之職，從此和託氏爲至友。再進便是託氏臥室。

小小一間屋子，床頭小几上還放着燭台半枝殘燭，——託氏出走那天半夜起來所點的最後一枝燭。床前窗下一小桌，屋角一洗臉架，旁有一馬鞍，如此而已。壁間却有一託氏夫人芳年時的肖像，——不愧爲名美人呢。

參觀時，大家——小學生教員及德維里老者都格外注意託氏出走佚事，頻問亞歷山大。亞歷山大說：

——你們看這樣的家庭佈置，就是三十年前也算不得奢侈，然而我父親晚年，時時刻刻總是不安心，屢次想出走拋棄一切。再加之家庭惡劇，我母親處處阻撓他的計畫，如分地與農民等事。因此懺悔之心益切，也不得不走了。那天晚上二句鐘起，下樓叫我，同整理行裝，叮囑千萬不告家人。父親走時祇肯帶得最要緊幾件物事，一切奢侈品都不肯用，還是我強勉把一手擕燈納在袋中。……………唉！你們不知道託氏晚年心靈之經受多痛苦呵！

參觀的小學生都很感動。當時他們散去到託氏墓前幷公社，遊覽。

我們出來，安德萊夫人請我們再遊觀一次，宗武照了好幾張照相，——中有一託氏生時之榻。安德萊夫人又說：

——你們還到樓下一看。那裏有託氏早年時的書室呢。

樓下書室中，安德萊夫人還指示我們看一小棟，是當託氏初起懺悔，屢思自縊之處。

3. 俄羅斯的農家

天色忽然陰沉，微有雨意，安德萊夫人說恐雨後不能出遊，趁此時散步一週，再回來喫飯。

從後院走出，院中一大樹，漫散四出，殘葉時墮，安德萊夫人指着說，託氏生時每每坐此樹下招待貧農談話，村人都稱此樹爲「貧者樹」。出院後，一帶果樹，邊小逕出去，經託氏宅前草場，入疏林蹊路，到託氏墓前。林中有一樹椅，託氏散步時，常常坐此休息。我們在託氏墓前，看着小學生用落葉穿成一圈掛託氏墓上。滿天濕雲飛舞，瘦葉時時經風細吟，一仰首滿目清朗，鄉野天地，別有會心，託氏的遺澤更使人想起古人深樸的天性，和此自然相交洽。

返託氏家午膳，託氏妻妹，託氏幼女亞歷山大，託氏媳安德萊夫人，還有一中年婦人託氏親戚，及一老者——舊時軍官，因託氏一語而棄職歸田的，他們有的是教育人民委員會所委任，有的是借住於此，大家聚齊喫飯，殷勤問及中國政象，老子學說等。

飯後安德萊夫人又約遊園。法國式的芳徑，樹木夾路，秋末殘葉滿地，踏步行來勝於氈茵。小池一角清漪如畫，那時已蕭蕭微雨，浪紋都畫秋痕。我問安德萊夫人鄉居如何，爲什麼比在莫斯科時越發清瘦了？安德萊夫人說，鄉居也不過因爲有專職了，此間人愚蠢，無可談心，未免焦悶。『你看，那些人，老軍官現在已反成希臘教徒，我們兩位親戚女太太們，成天的罵革命政府，俄國平民對着他們都有罪的，——難道這是託爾斯泰的主義……』所以他說很乏味，在鄉間住着，說還是偶然到託氏家去走走，到可散心。

我們談着話，信步行來已出託氏柵門，遠望三五村落，煙雨迷悶，一片秋原寥落的光景。安德萊夫人道：

——可惜今天天氣如此，不然，還可以同你們到田間一散步呢，我們現在且到那邊幾家一

坐，一看俄羅斯的鄉間生活。

我們走過兩哇到一木屋，小小巧巧四五間也有電燈，玻璃窗……安德萊夫人笑着高聲說中國人來訪「俄國農夫」了。

——呀，遠客來了！——只見一農家女掀布簾出來，——原來中國人也來看俄國鄉下人呢，……我們此地近着地主邸宅向來比尋常農民講究些；新近裝了電燈……啊呀，天氣不好，不然諸位可到那邊村莊看一看，純粹的俄國生活。請坐請坐。

安德萊夫人和我們介紹相見，女主人是以前託氏的農奴，還有一位客是安德萊夫人以前的賠嫁丫鬟。坐着吃了幾口茶。屋中板桌板凳，屋角掛着希臘教神像，壁上居然有一張半新不舊的油畫。兩間住房後面一小小院落，牛羊的獸欄，草倉。四間屋之間，一火爐製在牆壁裏，一面臨門處有鐵板，中可烤麵包煮菜；爐頂高及屋梁，上鋪床舖。女主人指着爐子道：

——你們中國沒有這樣爐子罷！呵，冬天冷的時候，纔好呢。睡在爐頂上，深夜時分，滿身裹得緊緊，烘得暖暖的，將睡未睡的時候，擁着枕頭，聽着屋頂風暴絞雪，『呼……呼……呼』——眞有

趣呢。

4. 託爾斯泰派公社

自農家出來順路到公社一游。

『託爾斯泰派都是非常之有道德的人，可是大概不是務實的人，經營事業，沒有經驗』——這是嘉德琳女士和我在莫斯科談的。現在我親見託氏派的公社了。他們見我去，非常之歡迎談及中國託氏運動，惡戰的風俗等等。

據說，託氏派抗拒徵調往往被捕；出獄後大家組織起來，仍決然不去當兵，得了教育委員會允許在此組織一公社經濟——田地就用託氏遺產分給農民後所餘的。現時社員大約十八九人。有麥田四十七俄畝（一俄畝約中國十八畝）菜園二俄畝，另有三十五俄畝果園，中有一半與村農共有的，：其餘產業還有馬六匹，牛七匹，羊十頭，——一年的生產，預算當可足用，今年還是第一年。社員男女都有，都自己下田工作，——祇有農忙時可以雇人，——女社員還縫工織網。

恬靜的生活，一切「人間樂」都拋棄。勞作的神聖，自然的怡養固然勝似他百倍。

生產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今年第一年的成績還未見出。每年祗公付國家五十舖德的食糧稅，其他一切自由，幾與外界絕無緊連。

彼此談着非常有興，臨走時還說：

——今天天雨，上站晚上簡直走不得，我們借一匹馬給你們。……

那天深夜，我們走之前，公社中還特派一人送麵包及豆來，殷勤誠意，使人感動。

5. 清田村之殘夢

託爾斯泰邸宅的飯廳裏，窗外已亂投秋林晚色，我們望着，正喫過晚飯之後，等着車子，預備返站。

桌上的自暖壺嘶嘶的響着，沸沫細吟，偶破一室的岑寂。老年的貴婦人——託氏妻妹，坐在桌旁做着女工，他的孫子天眞活潑的小孩子默然靜坐在那裏讀龔察洛夫(Gontcharoff)集，還有一中年婦人——託氏親戚閒坐讀舊雜誌。我偶然問那小孩讀書幾年了。託氏妻妹回道：

——他？他讀的書不少，一直在家裏，沒進學校，——現在的蘇維埃學校……哼。

他說完忽看見小孩子一直看書，一面手裏玩着紙牌呢，掀一掀眼鏡，欣欣然擡起雙眉，暗中流露那貴族派調的禮貌，她問：

——呀！你們中國有賭具麼？我非常之愛玩，你知道，我在巴黎時一夜輸多少！——少年婦人插嘴道：『呵！他年輕時纔愛賭呢。』中年婦人見我們閒着無事，拿出一大盒照相，託氏當年家庭親友的肖像，克留摩的風景，末後指着一張學生模樣的照片說：『這是我的兒子，唉！眞傷心呵！革命時被可惡的布爾塞維克殺了。我們家許多房舍邸宅田地一概弄光了。我還坐着三個月牢獄呢，……啊呀……』託氏妻妹忽然向中年婦人道！

——現在，革命之後，什麼事都翻過天地來了。你昨天用心沒有：某小姐和那一少年，還有幾位，唔，都是年輕女郎，擠坐一張沙發上，一點嫌疑，禮貌也不顧。——正說話時一女郎走來，託氏妻妹起初楞了一楞，仍接下笑着說道：

——不怕你惱，小姐，「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在說你呢。

那女郎看着我們，很不好意思似的，半晌纔說道：

——怎麼爲這樣的事發惱呢，我們正盼望有人指教呢……——說着，口齒漸漸模糊，底下的幾個字都吞在肚子裏去了。

——哎唷唷！現在風俗不成話了。男女同學！男女同學！你們還不知道，現在中學校裏男女學生成了什麼樣子呢？近廿年來的新教育！中年婦人接着說道：

——你可不要冤枉人，他們幾個小姐，倒都不是中學校出身，是受家裏的貴族教育。

——可不是！生來世道人心如此，有什麼法想。我們年輕時，不用說實際上，那怕沒有一件兩件風流奇聞；可是終還顧着臉子。我就不懂，怎麼一二十年變成這樣的世界！

——說來也奇怪，爲什麼在英法「男女同學」，就不要緊，我們俄國卻不行？

我聽着禁不住插嘴道：

——那又更奇怪，我們中國也是這樣說：『爲什麼在外國就不要緊，一到我們中國就不成樣子。』

車馬預備好了，我們同幾位女郎一同坐車往車站去。秋夜雨過，馬蹄得得，仰看着流雲走月，光芒四射；雨餘小寒，凝露滿裳，也和清田村中貴族的殘夢似的，勉強固結「舊時代的俄國」。清田村當革命怒潮時，農民中的少壯，哄哄欲動，要瓜分託氏財產田地；老年人念託氏的遺德，不忍動手；後來還是中央政府派員保護了這歷史的偉蹟。

6. 大學生

十五日晚，本來說晚上二時開車，我們趕到車站，睡下，——一覺醒來，仍舊是清田站。早起奇餓，德維里老者約着下站一行，同到前天過宿的別墅中。和看別墅的農夫商量着，請他去買了些牛乳，煮些馬鈴薯，就在農夫屋裏燒着自暖壺喝茶。主人殷勤詢問中國生活。談及託爾斯泰，主人還說：

——我是託爾斯泰初辦學校裏的小學生，我還會算加減乘除呢！

主人兒子坐在一旁，手裏拿一本俄文啓蒙讀本；我問他要了看一看，因問現在農村學校怎麼樣。據說，每天小孩子都去上學，不要學費，「上半天去下半天就回來了！」學習算學，俄文。我試

和那小孩子談談，小孩子很害燥似的，宛然一中國「鄉下孩子」。德維里老者還問許多託氏生時的佚事。主人忽道：

——那又怎麼樣？託爾斯泰生時，我們去總還有許多書，——我們得了又讀着，又賣幾個錢。要幫助却難了：有熟人去，一塊兩塊盧布，平常三角五角。

自暖壺水沸了，女主人倒茶給我們，咕嚕着道：

——託氏自己是很要幫助人的，都是他夫人攪在裏面……

我問道：

——革命時，你們分着多少地呢？

——一畝半田。這兩年勉強還够。今年又有什麼「食糧稅」，我們也擔負輕些，——一年付三分之一，十二鋪德。生活要說寬餘是說不得呢。我們革命前也從沒見過三塊盧布以上的錢。現在罷，管着別墅，每月經亞歷山大託爾斯泰的手，由教育委員會得八九十蘇維埃盧布，——算得什麼，幾角錢！

說着話，宗武也從車上帶着照相機來了。主人又請他照了一相。村裏小孩有的嚷：『來看美國照相機呵！』……我笑向宗武說：

——再想不到中國人到了鄉間，變成了西歐文明的宣傳者。

主人還說，現時到城裏去照一相，出一個月的薪水也不够呢。他又很熱烈的送我們走，一面說道：

——我們這兩天吃的麵包都不够。公社裏剩的麪包，——現在可以出賣了。——我們去買也得出四五千錢一斤。他們都是大學生，雖說什麼集合生產，究竟不大會種田。那四五十畝田，據我看來，還不如分給我們小農好些。……唉！窮人還是窮，富人還是富。……

我們回到車上已是十點多鐘。十一點開車，到了都𦣯，不知怎的又停住了。天色陰沉又不能下車散步。沉悶得很。回想此遊所見，縣縣猶在心頭；一見俄國鄉間生活，也有無限感觸。一直等到晚上九鐘纔從都𦣯開車。

7. 歸途

一輛車中，暖暖的爐火，暗暗的車窗，笑語呼吸聲中，隱隱的畫出三幅雜色斕斑的奇畫。——三種不同的文化：

車的南頭，坐着幾位清純修潔的女郎，文秀的俄國少年，生意活潑，——都是託氏一家的親友，貴族的遺裔，——可是他們現時雖已盡成平民，蘇維埃機關的辦事員，學校的大學生，而貴族式『自不顧人』的派調，無意之中隱隱流露。只聽着談笑自如，深夜起坐，『呀！我一把梳子忘在鄉下了』……『馬麗答應借普希金集給我，臨走時又忘了，』唧唧喳喳笑語不斷。

車中間坐着兩位中國人，天色已黑，又不能看書，祇是默默的坐着，守那東方式的規矩，偶然有人請他們喫馬鈴薯，還回說『謝謝，不要……不用客氣，自己請罷。……』

車的北頭，學生旅行隊占着，傍晚的時候，男學生取柴燒爐子，女學生洗碗盞。車開之後，大家團坐猜謎，說笑，十時餘，教員說『可以睡覺了，』過不了二十分鐘小學生都已聲息俱無。

只聽車行震盪，漸漸往莫斯科去。晚上一二時光景，車南頭忽然燭光一亮，又聽得低低談話，

過了幾分鐘，嬉笑聲浪，漸漸放縱。猛聽得一小孩子聲音說道：

——天晚了，人家要睡覺。請顯些文化較高的身分出來……

突然燈影寂滅，車中又只聽得均勻的輪軸顫動了。偶然露出一句含糊不明的低語：『誰也不是文化程度高的人……』輪聲震厲，再往下也聽不清楚了。

酣然一夢，醒來已抵莫斯科苦爾斯克車站。

曉霜晴日，伴着歸人，欣欣的喜意，秋早爽健的氣概送我們歸寓。

清田村一游，令人暢心滿意，託爾斯泰——世界的偉大文學家，遺跡芳馨。舊時代的俄國，——貴族遺風還喘息於草間，依稀縈繞殘夢。智識階級的唯心派，新村式的運動，也有稀微印象。俄羅斯的農家生活，渾樸的風俗氣息，而經濟上還深陷於小資產階級。平民農夫與智識階級之間的情感深種社會問題的根蔕，依然顯露。智識階級問題農民問題經怒潮汹湧的十月革命，衝動了根底，正在自然傾向於解決。——新教育與舊教育的過渡時期。

此游感想如此；其他鄉間秋色，怡八情性，農家樂事；更饒詩意，生活的了解似乎不在遠處……

十月十八日

二十九 『什麽！』

一九一七年之秋，俄羅斯紅光燭天，赤潮澎湃，雖然深寂的鄉僻，餘波蕩漾，猶與沙岸石礫相搏擊，激厲清刷。革命的風暴時期，羣衆集會的社會心理現萬丈光焰，不可阻的偉力。——二十世紀歷史的事業之第一步。

德維里省一牛奶廠主謝美諾夫閒坐在辦公室裏，一手捻紙煙，呆呆的想着。忽然門響，進來兩人：『哼！請上蘇維埃去！』謝美諾夫聳然站起來，突然的問道：

——蘇維埃？蘇維埃？什麽樣的蘇維埃？

——去罷！不要多話了！

舊時王爵的邸宅裏，短衫破襖，軍帽毡靴，顏色憔悴，精神奮發的大羣人，正在開會呢。謝美諾夫進來，大家都回頭瞧看，人影簇動幾分鐘，又復靜下。主席命謝先生，當衆宣讀議決案，

——德維里勞農兵蘇維埃決議：宣告謝美諾夫之工廠，財產，房屋，一律沒收，充作德維里省勞農地方政府公有。凡剝削者，——當勞農以革命之偉力取得政權時，當然一概剝奪權利，對於謝美諾夫工廠主自當遵例照辦。

謝美諾夫顫巍巍的站起來，向四屋角一看——幷沒有神像，——他也不管，仍照例先畫十字三次，當衆塞抖抖的開言道。

——諸位「老爺」（革命前俄國人相稱以老爺(Gospodin)革命後都以夥計(tovarichtch)相稱現在新經濟政策實行發生新資產階級商人始以公民(Grajdanin)相稱）

——誰是你的老爺！——臺下議場裏有人出言斥責。

——諸位夥計，老爺，……我……我亦亦是農民出身，咱們卻都……是平民。就是說說咱們都平等，我亦亦贊成革革命。可是可是，……我，啊哎，原諒，原諒，……我從小辛苦到大，勞動者，真正的勞動者，現在現在……得有這一些財產，原是大家的，……不過，不過，掙到這步田地也不容易。

……

說到此處，臺下又起呼聲，『你是勞動者！還想抵賴麼？……』

——不，不，不，我是說，掙得這些財產也不容易；現在我心服情願充公，充公……，蘇維埃一定給我些保證，有塊麵包喫就好。

當時宣布之後，就派人去搜查封閉，一大半不動產都充公了。謝美諾夫還總是和聲下氣，沒有車坐就步行，沒有白麵包就喫黑麵包。後來通國又行動產沒收法，名為「革命稅」，謝氏被制出六萬盧布，他遲延抵賴。搜查的時候，他把幾千張盧布紙幣盡行拿出來，說『再也沒有了，再也沒有了。』革命政府說，如不拿出立即槍斃，限了六天的期限；他如無其事。後來還是他夫人害怕，供出；有現錢存親戚處。搜出充公，總罷。現在謝氏又成了承租小工廠的新資產階級了。

某鄉有一地主，沒收之後，他到處詢問，向各機關去申訴：『我沒有犯罪，為什麼沒收財產？』——他始終不明白是革命。特地跑到彼得堡中央勞農政府，又撞了一個釘子。——……病更利害了。房屋已被沒收，移住一小木屋中，有人可憐他，給他講解這是『革命，』他已不是地主了。

——什麼！什麼！……唎！……不是地主？沒收？房子，田地？……呀！什麼！……什麼！

小村落的盡頭，一間木屋外，殘枝墮葉，雪影稀微之處，常常可以看見一人，有時背着手，有時扠着腰，獨行踽踽，來去躑躅，不時指手劃脚呢喃自語：

——呀！什麼！

這是革命時期的逸事，——德維里人所告訴我的。

十月二十五日。

三十　赤色十月

第三電力勞工工廠——舊時的奇納摩工場。

十月革命的紀念。工廠中人集合無數，……晚會。勞動聖神的工人，他們所見所受已不少了：凶惡的哥薩克驅逐工人，風暴似的罷工運動，勢不相敵的對壘爭鬪，今天卻有多少人慶祝他們來，——十月革命，——職員，工人，家族，一羣一羣往工廠裏去。

工廠管理人現在是烏哈諾夫，宣布開會，用簡短的演說辭，略述十月時的經過，弔革命中之戰死者；——大家都站立致敬，奏哀歌之後。一個一個陸續發表熱烈的祝辭。

集會的人，看來人人都異常興致勃發。無意之中，忽然見列寧立登演壇。全會場都擁擠簇動。幾分鐘間，好像是奇訝不勝，寂然一晌，後來突然萬歲聲，鼓掌聲，震天動地。……

工人羣衆的眼光，萬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寧身上。大家用心盡力聽着演說，一字不肯放過。列寧說時，用極明顯的比喻證明蘇維埃政府之為勞動者自己的政府，在勞工羣衆之心中，這層意

義一天比一天增勝，一天比一天明瞭：

——『拿着軍器的人』，向來是勞動羣衆心目中一可怕的東西；現在不但不是他——赤軍——可怕，而且還是自己的保護者。

列寧末後幾句話，葬在熱烈的掌聲中。還沒來得及靜下，演壇上突然又現杜洛次基的偉影：

——我很願意不到這演壇上來，而祇願意坐在你們中間，聽一聽你們的回憶辭。

杜洛次基說着經濟狀況道：『天下沒有完全滿心足意的人。隨便那一集會，都可以有人說困苦，不滿意。有一次我聽見農民抱怨經濟的破產，我問他們：一被火災的農夫，他大約要多少時候，纔能蓋得起一座新木屋來？——「也許積積聚聚，得三四年罷。」那麼，怎能指望在短時期中，我們這樣大的國土，經過大火災後，立刻就能恢復呢，這是好幾年，好幾年的事。譬如說罷，我剛纔乘升降機上來。我按着電紐，升降機動了，我一放手，他又停住了。問起來，倒說是：「他生來這樣的壞脾氣」——哈哈……。而這樣的缺點，我們多得很呢。必需努力奮鬭，研究我們自己的錯誤過失，改正他。那時我們纔能勝利。』

鼓掌聲，萬歲聲，國際歌樂聲，工廠的牆壁，都顯得狹隘似的，——偉大的能力，正生長。……

——萬歲！莫斯科工人女工萬歲！——杜洛次基最後的呼聲。

——萬歲！——全場震動天地的回應聲浪四散。

——革命偉人萬歲！

會完了。一大半到飯廳晚宴。有一羣工人到工廠管理處去說：『唔，謝謝你，烏哈諾夫夥計，我們又見着了偉人了。』

聽說那管升降電機的女工，四處向人說，關於升降機電紐的事，他幷沒有說錯話。

赤色十月工廠中的慶祝晚會，確有無限盛意。但願那『有壞脾氣的電紐』一天少似一天。

——十一月七日爲彼得城無產階級爆發的紀念日，適值舊歷十月二十五日，故稱十月革命。

十一月八日。

三十一 中國人

半載不得家書，隻身孤影，心靈中無窮奇感。「我」的一部分漸起變態，暗昧之中常有社會的「我」的意識冷嘲熱笑。

前兩天（十一月六日）聽說華僑呂某從哈爾濱來，帶有我老弟的信，等不及，就去訪他。晚上八九句鐘去，呂某還沒歸來。同居王某留我略坐，——我因爲亟欲一見家書，也就坐下略喝幾杯茶。王某道：

——先生在此處還好？聽說莫斯科的中國領事走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大清楚。

——哼，陳廣平在莫斯科括了一大層地皮，跑了；我們新從赤塔回來，昨天前天聽此地的華僑說來，沒有一個不罵他。中國官僚！官僚幾時就殺得盡了！赤塔的領事也是如此。

旁一中國工人問道：『現在赤塔的是誰？他媽的……』王某道：

——新領事沈崇勳，一到任就有人黏無名揭帖罵他。一張護照要賣多少錢！赤塔中國小工說得好：『沈崇勳的鬼子，不知道把自己的妹子押了多少錢，在外交部運動來的差使；現在趕緊要來赤塔括一批回去贖妹子，預備嫁裝呢。』赤塔華僑會也因領事到後，大家爭權。領事自已把一切交涉——甚至瑣屑的華人擬住註册等事，都一箍腦子抓在自己手裏：好一張一張執照呀，護照呀的抽頭。——弄得華僑會一件事也辦不動。有一天，好幾個工人小販去見領事領執照，偶然說了一句「華僑會現在不能辦事，——都叫領事辦去了」沈崇勳開口就罵：「放屁！」當時激憤了工人，揮起拳來就要上去打；他那鬼頭，也只得抱頭鼠竄了。

喝着茶，談笑着不覺已到十時，呂某還不當回去。我想走，卻來了幾位客，因此又坐下。來客有一中國小販同着俄國妻子；彼此介紹。那小販的妻子戲問我道。

——你們中國，是不是有娶幾位妻子的風俗？

——有是確有的，不過富人纔養得起啊。——他聽我說這話，回身向他丈夫道：

——可不是，你還賴呢！我知道，你家裏另有一位中國女人呢。——他丈夫也笑着道：

——不錯，不錯，家裏另有一位心愛的呢。

另有一女郎，忽然想起，嚷道：『呀，明天十一月七日，過紀念節呢！』一俄國商人插嘴道：

——啊哎！明天一天又不能做生意了！現在是少做一天，少一天的進項……

女郎道：『唔！發了四年的口糧，不要錢，大家還是嫌少；現在不發了，請你們自己去賺錢過活罷。……』

呂某夜深不回來。我約着日後去取信，就歸寓了。今天呢，信已取來，不禁想起那天的談話，聊爲一記，以見中國人的俄國生活。

十一月十六日。

三十二　家書

前幾天我得着北京來信，——是昀弟的手筆，還是今年三月間發的，音問梗塞直到現在方來。他寫着中國家庭裏都還「好」唉！我讀這封信，又有何等感想！一家骨肉，同過一生活，共患難艱辛，然而不得不離別，離別之情反使他的友誼深愛更沉入心淵，感切肺腑。況且我已經有六個月不得故鄉隻字。於今也和「久待的期望一旦滿足」相似令人感動涕流，熱淚沾襟了。

然而，……雖則是如杜少陵所言『家書抵萬金』這一封信，真可寶貴；他始終又引起我另一方面的愁感，暗示我，令我回想舊時未決的問題；故夢重溫未免傷懷呵。問題，問題！好幾年前就縈繞我的腦際：爲什麼要『家？』我的『家』爲了什麼而存在的？——他早已失去一切必要的形式，僅存一精神上的繫連罷了！

唉！他寫着『家裏好』。這句話有什麼意思？昀白，昀白，你或者是不願意徒亂我心意罷了？我可知道。我全都知道：你們在家，仍舊是像幾年前，——那時我們家庭的形式還勉強保存着，——

那種困苦的景況呵。

我不能信，我真不能信……

中國曾有所謂『士』的階級，和歐洲的智識階級相彷彿而意義大不相同。在過去時代，中國的『士』在社會上享有特權，實是孔教徒的階級，所謂『治人之君子』純粹是智力的工作者，絕對不能爲體力勞動，『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現在呢，因爲中國新生資產階級，加以外國資本的剝削，士的階級受此影響，不但物質生活上就是精神生活上也特顯破產狀況。士的階級就在從前，也并沒正式的享經濟特權，他能剝削平民僅祇因爲他是治人之君子，是官吏；現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剝削方法換了，不做野蠻的強盜，（督軍）就得做文明的猾賊（洋行買辦）；士的階級已非「官吏」所能消納，迫而走入雇傭勞動隊裏；那以前一些社會特權（尊榮）的副產物——經濟地位，就由消失。并且，因孔教之衰落，士的階級并社會的事業也都消失，自己漸漸的破壞中國式的上等社會之禮俗，同時爲新生的歐化的資產階級所擠，已入於舊時代「古物陳

列館」中。士的階級於現今已成社會中歷史的遺物了。

我的家庭，就是士的階級，他也自然和大家均攤可憐的命運而絕對的破產了。

我的母親爲窮所驅，出此宇宙。祇有他的慈愛，永永留在我心靈中，——是他給我的唯一遺產。父親一生經過萬千痛苦，而今因「不合時宜」，在外省當一小學教員，亦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團聚，兄弟姊妹呢，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勞燕分飛，寄人籬下，——我又隻身來此『餓鄉』。這就是我的家庭。這就是所謂『家裏還好』！

問題，問題！永不能解決的，假使我始終是『不會』生活，——不會做盜賊。况且這是共同的命運，讓他如此，又怎麽樣呢？

總有那一天，所有的『士』無產階級化了，那時我們做我們所能做的！總有那一天呵……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三十三 「我」

秋白的『我』，不是舊時代之孝子順孫，不能為現代『文明』的惡化；固然西歐文化的影響，如潮水一般，衝破中國的「萬里長城」而侵入中國生活，然而……然而這一青年的生活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幾種文化的色彩，他已經不能確切的證明自己純粹的『中國性』，而「自我」的修養當有明確的羅針。況且誰也不保存自己個性抽象的真純，——環境（亦許就是所謂「社會」）沒有不生影響的。

然而個性問題有淵深的內性：有人既發展自我的個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礙他的，主觀的困難環境而進取，屈伸自如從容自在；或者呢，有人要發展自己的個性，狂暴忿怒面紅耳赤的與障礙相鬬，以致於失全力於防禦鬬爭中，至於進取的創造力，則反等於零；或者呢，有人不知發展他的個性，整個兒的為「社會」所吞沒，絕無表示個性的才能。——這是三種範疇。具體而論，人處於各種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交流或相衝突之時，在此人類進步的過程中，或能為此過程盡力，同時

實現自我的個性，即此增進人類的文化；或盲目固執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適應，自疲其個性，爲陳死的舊時代而犧牲；竟或暴露其「無知」僅知如蠅之附臭泊沒民族的個性，戕賊他的個我，去附庸所謂「新派」三者之中，能取其那一種？

如此，則我的職任很明瞭。『我將成什麼？』盼望『我』成一人類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礎，本當聯合歷史上相對待的而現今時代之初又相補助的兩種文化：東方與西方。現時兩種文化，代表過去時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狀，一病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一病『東方式的』死寂。

『我』不是舊時代之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

固然不錯，我自然祇能當一很小很小無足重輕的小卒，然而始終是積極的奮鬭者。

我自是小卒，我卻編入世界的文化運動先鋒隊裏，他將開全人類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復四千餘年文物燦爛的中國文化。

『我』的意義。我對社會爲個性，民族對世界爲個性。

無「我」無社會，無動的我更無社會。無民族性無世界，無動的民族性，更無世界。無社會與世

界，無交融洽作的，集體而又完整的社會與世界，更無所謂「我」，無所謂民族，無所謂文化。

十二月三日。

三十四　生存

『僅祇一「生存」對於他（臘斯夸里尼夸夫）總覺不足，他時時要想再多得一些』

罪與罰，篤思記葉夫斯基。

電燈光射滿室，輕輕的靜靜的迴舞他的光線，似乎向我欣然表示樂意。基督教主廟的鐘聲，在玻璃窗時時震動回響，彷彿有時暗語，我神經受他的暗示。我一人坐着，呆呆的凝想。眼前亂投書籍報章的散影，及小鏡的迴光。我覺得心神散亂，很久不能注意一物。只偶然有報上巨大的字母，烏黑的油印能勉強入我眼簾。

我想要做點事情，自己振作振作，隨手翻開一本鈔本，上有俄文字註着英法中文，還是我一年半以前所鈔寫的。隨意望着鈔本看去。當然，我看這鈔本并不是因為我又想研究這些俄文字，不過想有點事情做，省得呆坐凝想，心緒惡劣。然而……然而你瞧，我又出神。我竟不能正正經經用功，怎麼回事？……

我看見鈔本上有：——mentir, lie, 謊言等字，不禁微微的一笑，——想必當時也沒有知道「為什麼而笑」。

——什麼，你笑麼？——忽然聽得有人在背後叫我。我嚇得四週圍看了一看：在屋子裏面一個人亦沒有。祇有一隻老白貓坐在地板上，冷冷的嘲笑的神態，眼不轉睛的望着我。

『難道這是他說的』，我心上不由得想着，又用用心看好了那白貓，聽他再說不說。『奇怪！眞奇怪！怎麼貓亦說起人話來呢！』唔，又聽着：

——你心上喜歡，高興，你以為，你勉強的懂得幾國文字了，（哼，我們看來，當然，還不過是大同小異的「人」的聲音罷了；或者是白白的一塊輭東西上，塗着橫七豎八的黑紋）怎麼樣？是不是？哼，幾國文字！……你可知道，每一國的文字都有「謊言」一字！可是我們『非人』的字典上却沒有這一個字。本來也沒有字，更沒有字典。哼……

說到此時，牀下似乎有一點響動，我的神秘的貓突然停止了，豎起雙耳，四圍看了一週，我當

時也就重新看起書來，想不再理他。本來太奇怪了，我實在再也聽不來這樣的獸語，然而他，似乎很不滿意我的這種態度，突然又提高着喉嚨演說起來：

——哈哈！你以爲你「活着」麼？懂得生活的意義麼？——他狂怒似的向着我，又接下道，——不要夢想了，再也沒有這一回事！你幷沒有「活着」你不過「生存着」罷了；你和一切生存物相同，各有各的主觀中之環境，而實際上幷不懂得他。你現在有很好的巢穴，裏面有人工造的明月，還有似乎是一塊輭板，上畫着花花綠綠的黑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坐着呢，很不自然的撐起兩隻前腿，不坐在地上而坐在似乎是「半邊籠子」裏；天賦的清白身體藏在別人的皮毛裏，最奇怪的，就是燃着了不知是什麼一種草，儘在那裏燒自己的喉嚨。這就是你的環境。我知道，我很知道，你以爲這樣非常之便利，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又怎麼樣？不錯，『這些』便利之處，原是你「人」自己造出來的；可是，一人爲着『這些』而不惜毀壞別人的『這些』；你們『人』，互相殘殺，也是爲着『這些』。不但如此，即使你「人」看着這種行爲，以爲很有趣，也像我和鼠子一樣，——殘殺本不是罪惡；而「謊言」呢，奸計呢，難道是神聖的？『人』原來是這樣一個東西！爲了什麼？……生存在這種環

境之中「有種種便利之處」可以享用，而還是要想再多得一些，再多得一些，再多得一些！你無論如何不懂得：一面積聚許多人造的「便利之處」一面就失去『天然的本能』『與天然奮鬪的本能，』而同時你的慾望倒是一天一天的在那裏增高擴大呢。於是爲滿足這種慾望起見，又不能與天然直接奮鬪，你於是想法騙人；謊言，奸計。不要臉的混賬的『人』！自然呢，這樣方法的生活，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誰要是不會這樣生活，那人就倒霉。你看，現在你不是心緒不好，呆呆的癡想，發愁，煩悶麼？這纔是你所要的「再多得一些」呢，哈哈哈。我，貓呢，卻無時沒有現成的衣服，現成的燈燭，日與月。我用不着什麼「再多得一些」……

——可恥，可恥，『人』，你的『人』！混賬，混賬！沒有才能的，不知恩的，最下賤的自欺者——『人』！

——貓說到此，聲音更響，竟哈哈大笑起來。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站起來要去打他，然而一閃眼，他已經不見了。一看呀，他已經逃得很遠很遠。『我，是個『人』，當然不能追得上他那又小又輕便的無汽機的汽車，無電機的電車。算了罷，算倒霉！』歎一口氣，醒來，滿身是汗，——原來是一夢。

十月十日。

三十五　中國之「多餘的人」

『……我大概沒有那動人的「心」！那足以得女子之「心」；而僅僅賴一「智」的威權，又不穩固，又無益……不論你生存多久，你祇永久尋你自己「心」的暗示，不要儘服從自己的或別人的「智」。你可相信，生活的範圍愈窄愈狹也就愈好。……』

——魯定　屠格涅夫

『聖人不患苦難，而患疾病。』

——墨子

病魔，病魔！自七月以來，物質生活漸漸的減少，——優待食糧因新政而改付值辦法；智力工作更無限制的增加。於時，我更起居無時——不是遊息的「無時」而是勞作的「無時」；飲食不節——不是太多的「不節」而是太少的「不節」。疾病的根底一天一天埋得深了。「我難道記憶力，論斷力都失了麼？……讓我想一想看。」病臥幾天，移我入此高山療養院。

靜靜的寢室，窗兒總是半闔着；清早冷浴；飲食有定量定時；在院中雪下強睡；量熱稱水有人

尊值；晚間偶坐廳中笑話醫生演講病源，病狀，醫術；有時還請人歌唱演劇奏琴，作娛樂——有一定的規則。誰也不能違背「此間是軍國主義式的統治，醫生獨裁制……」科學的威權最高無上。我對於這一切最初絕無感想，——不會感想；念念「用智」『出院後某天當做某事……』如此一秒鐘都不能停息。

四五天來——我是十二月十五日進院的，精神幾漸漸的清晰，回憶復活；低徊感慨綿悱惻之情，故鄉之思隱約能現。……唉！

唉！我生來就是一浪漫派，時時想超越範圍，突進猛出，有一番驚愕歌泣之奇績。情性的動，無限量，無限量。然而我自幼傾向於現實派的內力，亦堅固得很，「總應當」腳踏實地，好好的去實積明察，必須看着現實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強行裁制。我很知道，個性的生活在社會中，好比魚在水裏，時時要求相適應。這我早就知道！二十餘年來的維新的中國，剛從「無社會」狀態出來，朦朧雙眼，——向沒有見着自己的肢體膚髮，不用說心肝肺臟了，他酣睡中的存在，比消

滅還殘酷。如何不亟亟要求現實精神呢。然而「剛從無社會狀態出來……」可知是開天闢地草創的事業。此中的工作者，剛一動手，必先覺着孤獨無助：工具破敗，不堪適用，一切技術上的設備，東完西缺，總而言之這是中國「並非社會壓迫個性而爲社會不助個性」之特別現象。自然而然，那特異偉力超越軌範的需要也就緊迫。兩派潮流的交匯湍洶相激，成此旋渦——多餘的人。

假使有人在此中能兼有並存兩派而努力進取，——中國文化上未始不受萬一的功勞。然而「我，」——是歐華文化衝突的犧牲，「內的不協調，」現實與浪漫相敵，於是「社會的無助」更斲喪「我」的元氣，我竟成「多餘的人」呵！噫！懺悔，悲歎，傷感，自己也曾以爲不是尋常人，回頭看一看，又有什麼特異，可笑可笑。應當同於庸衆。「你究竟能做什麼，不如同於庸衆的好」理智的結論如此；情性的傾向卻很遠大又怎樣呢？心與智不調，請尋一桃源避此秦火……「然而，寧可我濺血以償「社會，」毋使「社會」殺吾「感覺」。」……

噫！心智不調。無謂的浪漫，抽象的現實，陷我於深淵；當尋流動的浪漫，現實的現實，不要存心

智相異的「不正見」我本來不但如今病；六七年來，・・・・・・不過現實的生活了，心靈的病久已深入，現在精神的休養中，似乎覺得：流動者都現實，現實者都流動。療養院靜沉的深夜，一切一切過去漸漸由此回復我心靈的舊懷裏；江南環溪的風月，北京南灣子頭的絲柳。咦！現實生活在此。我要「心」我要感覺！我要哭，要慟哭，一暢……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親切感受我的現實生活。

十二月十九日。

三十六 『自然』

印度哲人泰果爾說：『希臘文化發生於海隅小城市——都市的城壁暗示『占有』的衝動，他視『自然』爲敵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爲障礙人與目的之間的遠度。印度文化發生於森林溫地，——長枝漫葉起居感受於其中增長『融洽』的精神，他視『自然』爲友；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爲人與目的之間的因緣，——實在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人與自然，個性與社會的協調，爲將來的文化；濃郁的希望，仁愛，一切一切……由忿，怒而至於喜樂：……』

俄國的白林寒雪，舊文化的激發性也是當然；他視『自然』爲鄰人；偶然餘裕，隔籬閒話家常，——封建遺化農村公社的共同寂靜恭順的生活；有時窘急，鄰舍卻易生窺伺，——西歐的頑皮學生，市儈主義維新後之傳染病。中國的長河平原，感受無限制的坦蕩性；他視『自然』爲路人：偶然同道而行，即使互相借助，始終痛癢漠然。俄國無個性，中國無社會；一是見有目的，可不十分清晰，行道亂投，屢易軌轍；一是未見目的，從容不迫，無所警策，行道蹣跚，懶於移步。萬流交匯，虛涵無

量，——未來的黃金世界，不在夢寐，而在覺悟，——覺悟融會現實的忿，怒，喜，樂，激，發，坦，蕩，以及一切種種性。

是久遠久遠的過去話，也許是遙遠遙遠的將來之聲。

人遠離包涵萬象的自然，舍棄永久的基礎，祇在人造的鐵網間行走，——這或是跳舞矯作姿態時或是乘橇下峻坡耳他不得不步步勉力自求保持身量之均勢；偶然得一休息地，反暫時感覺一隱隱的傲意：「我對於外界的自然，很能有強力的克服他。」自然，自然，不能永久如此，如此強勉。……

「我」與「非我」相合，方有共同之處可言。「我」與「非我」相對，祇覺個性之獨一無二。如此，不得不有以緊連之：「愛」。

兒童酷好遊玩，誠然不錯；然而他假使不知道有「母懷」可返遊玩便成迷失，漸覺可怕；我們

個性的高傲；假使不能從「愛」增高其質性，他便成我們的咀咒。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三十七 離別

一九二一年已經完了。高山療養院慶祝新年。醫生，職員，病人，——鬚髮蓬鬆的老者，俄國式短衫裏的壯年，新妝微艷的女郎少婦，都會集於王爾邸宅中的客廳裏，鋼琴節奏，跳舞，捉迷藏。——中國恐怕僅有小兒童才有這般的興致可是此地亦有小孩子來了，一羣一羣女役的，職員的，醫生的兒女，都來趁熱鬧呢。

廳中豎着一棵大杉樹上插小燭，融融火光，滿室都含溫情的暖意。俄俗每值新年至聖誕時（依俄舊曆則爲自聖誕至新年）必定家家燃「杉燭」杉上又掛小牛，小馬，飛艇，鐮刀千里鏡種種紙製玩具（戰前資產階級有用銅製甚至於銀製者）做送小兒童的禮物，——好一似中國的「押歲盤」小孩子今天更欣欣然的圍着那廳中的「杉燭」舞蹈歌唱呢。

——你們中國也與燃杉燭麽？

我答道：「不。」

女爵生和我說：

——這「杉燭」本來是北歐異教徒的習俗。每到這一天——新年，是冬季的中間，最短的一天，北歐寒帶，這一天簡直不見日影，所以整天的燃着「杉燭」。你們中國過年有怎樣的娛樂禮俗呢？說來一定非常之有趣的。

我隨便告訴他們些中國風俗，都引爲奇趣。……

『溫情樂意的人生，在親親切切的生活裏，中國社會生活中少見如此，——必定祇在家庭。』然而歐洲有現實的社會，社會就和家庭（中國）有同樣的價值。赤俄革命後的社會生活，更進一層，混以前相異的社會爲一，女役，——在中國不過「老媽子」罷了！——醫學博士攜手同歌呢。那裏想得到中國家庭外的社會生活，祇是麻雀牌的桌子，燒酒壺的壺底呢？——家庭內的親切高尚優美的生活，娛樂，也就少見得狠。

然而我不得不回想父母膝前的舊夢，——我曾有溫情樂意陶養我的心性。現在離別六年了，今年更到萬里外莫斯科的病院裏！離別，離別！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之第一小時。

三十八　一瞬　邱采夫

邱采夫（F. I. Tuttchef）俄國斯拉夫派的詩人，一生行事，沒有什麼奇蹟，可是他的詩才高超欲絕。當代評論家自留涉夫稱他繼普希金的偉業。邱采夫的人生觀東方式得利害，亦饒有深趣。他崇拜自然，一切人造都無價值而有奴性，自然當與人生相融洽；承認眞實的存在，祇在宇宙的心靈而不在個性的「我」——和那後來流入德俄的印度哲學不約而同。（邱采夫曾屢爲駐德外交官，爲失勒的好友）「自然」對於他一切神秘；愛慾渾樸的衝動；所謂『抽象的思想都虛謬無象』。

人生有瞬息，
難可以言傳，
相忘於人間
淸福自爲宜。

蕭蕭高樹杪，
天鳥語我前。
塵僞去何遠，
親切會心妍。
宇宙滿吾懷
高情遺我先。
夢意盈此心，
佳時會有然！

一月九日。

三十九 Silentium（寂）

邱采夫

毋多言！隱秘密藏
你的感覺和幻想！
任在那心靈的深處，
他起伏自自如，
如明星深夜相傳：
但怡悅，毋多言！

你怎能剖白於自心？
人怎能了解你人生？
抽象的思想

都虛譌無象。
大鑰在手，頃刻豁然：
隱藏，隱藏，毋多言！

但得會生活於自己！自重，
全宇宙在你心中；
那聖秘神密的意想，
可憐擾攘於外來的聲響，
盲眩於晝間的光焰：
你可深會他的歌聲，毋多言！

一月十二日。

四十 曉霞

「軍國主義」之下已一月多了，——高山療養院的生活恬靜規約，——有時也有精神的疲乏之兇且和外界絕對隔離，幾同封鎖，天天看着灰色的天，白茫茫的雪，怎得不盼望清風朗日一暢胸襟呢？莫斯科忽然移近東亞——遠東大會召集，用得着我這「東方稚兒」於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長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曉霞。

灰色的短夜，星漢徐移，「沉悶」如飛雲一般漸漸吹散，放出些早涼，凝凝的細露，淡淡的曉色，長林豐草間偶然一陣一陣清風，「夜」的威權慢慢地祇剩得勉強支持的姿態。小鳥欣欣的相語，蛩蟲朦朦的相投，一望遠東紫赤光焰，愈轉愈明，炎炎的雲苗，莽然由天際直射，烘烘烈烈光輪轟旋，——呀！曉霞，曉霞！

此時此際，未見烈日，——也許墨雲驟掩，光明倏轉淒黯，不然也只遙看先兆，離光華尚遠；然

而可以確信，神明的太陽，有赤色的曉霞爲之先聲，不久不久光現宇宙，滿於萬壑。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曉霞。

寒慄的北國，死寂的嚴冬，忽然想像烈夏的風光，何等快事！這是回念，這也是預想。可以回念，年年的夏日清早之飛赤，也可以預想明年後年暑日初晨之遠東——那不都有「曉霞」麽？

誠然不錯，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十月以前，北海之南，芬蘭灣之東，亞爾帕山之北，烏拉嶺之西，曾染濃艷光赤的曉霞。——現在久現紅日了。

遠東大會的飯廳裏偶然可以遇見革命潮中之過來人。他能和你們講：

——革命的怒潮，革命的怒潮！呵如火如荼！現在我能安安逸逸生在此，爲遠東古國諸同志盡一毫助力，——雖然通譯的才能或者不足，然而始終有尺寸的功效，心安意逸。那時，那時；二月革命後克倫斯基還要確守協約國的「信約」，造俄羅斯成「戰勝的帝國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哼；何苦何苦！我在前敵以一小小的軍官，一年多受盡德俄戰線壕溝中的地獄生活，不論普通兵士

了。於是布爾塞維克的傳單如雨的飛下；「不用戰爭，」「和平與麵包，」「不殺我們共同神聖的德與勞動者而各自去殺吸我們膏血的老爺們——資產階級」……軍心動搖，長官人人自危，「殺有高級軍官肩章的……殺……殺！」戰事的繼續，當然非常之困難了。步隊已經完全不穩，於是發生有史以來第一的「大逮捕」里德瓦戰線司令竟祇得命馬礮隊一夜速行逮捕全數步兵八十萬人。一隊走完，又是一隊，垂頭喪氣的也有，昂面謾罵的也有。——他說到此處，以手撫額，歎一口氣又道：

——我辛苦艱難，「爲人作嫁，」幹什麽？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好：「不用打仗，還鄉，還鄉！」我也道「還鄉」爲是。可是當時我們營裏紊紛陡起，——凡有肩章的軍官，一出自己的營頭就不見；他們決議，各兵士反對帝國主義愛和平的舊日的農夫，奮起實行革命的口號，各人暫時不殺自己的長官，而相約互殺各人的長官——以免眼前吃虧。我那時想跑不得跑，心膽虛寒，可怕可怕！幸而我兵士感愛我，一直保護到解散前敵時。……布爾塞維克解放了我的軍役，始終解放了。……紊亂，紊亂，呵，可怕！那像現時得安坐喝茶呵！

革命怒潮的先聲，那正是「天地春」的時候。革命赤日的遙光，那正是「曉霞」的散彩。羣衆的偉力，愈抵拒愈激厲；不如歡笑相迎。回念，回念，……預想，預想。

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曉霞在此麽？

四十一　彼得之城

幾十年前，發縱指使略奪東亞滿洲的參謀本部——彼得之城，不意今日又成遠東革命聲浪留音之機。遠東勞動大會開會式移在彼得堡。地底裏般洪的將來之聲，雖則模糊隱約得狠，——不知道「此何聲也」？然而……伏耳遠聽……有麽？

二百年來一小小的村落，打漁晾網的農家，茅舍木屋；而今巍樓高聳，馬路縱橫。人類建築的文化方就，赤色十月之後，暴露了半邊的癱病：物的關係將村落變成都市，而人的關係又幾將商埠變成古蹟。然而從歷史的觀點看來，始終如馬克思所言：蜘蛛結網，野蜂營窩，雖則條理井井，本能突顯……然而人的構築！胸中早有成作，以此特異於昆蟲；（資本論卷一）彼得大帝竟構成了這「彼得之城」。從現代的觀點看來，又見社會問題的根底，雖則大十月破碎那奴隸的鐵網，殃及池魚，然而群衆的偉力受着資本主義的鐵箍束縛——封鎖，都市黯黯無顏色，而仍能團結組織，在此一整理「人的機械」——蘇維埃。

帝國國會裏，恢宏壯麗的建築，百年前貴族院的遺制，偉大的議事廳，——今日的彼得城蘇維埃議場內，那困厄無賴的「奴隸」——韓國人，遊牧愚昧的「野蠻民族」——蒙古人，盜匪統治下的「不安分青年」——中國人，帝國主義工廠機器下的碎骨「不愛國者」——日本人，個個都站到昔日提議東清鐵路權利的議壇上去。在彼得城工人女工勞動者歡呼鼓掌之中，發驚人的洪聲，遙震萬里外的四千餘年古國的「萬里長城」隱隱的似聞回響。

滿廳沉黯的燈光，赤色四射，東方人的語聲，歡呼萬歲，鼓掌喝采聲，國際歌的樂聲……

彼得城在莫斯科西北六百餘里(俄里)已經到得寒帶，夏日往往有所謂「白夜」，整天不黑，冬天溫度低到極點。我到此地，——其實出療養院不久，忽然不得已而步行二里呀，氣壓的重，寒氣浸淫，彼得城的街市於我幾等於水晶宮。幸而遇着一女友扶我徐行；——冷冷清清滿街差不得不見人影，——雖則新經濟政策之下，也偶然見一家兩家咖啡館，始終因政治中心的南遷，通

商事業剛開始，此地暫時只得冷靜些……，一處兩處略見銅像，高廟。

勉強行至國際旅館，血痰又現。如此睡在屋中四五天，從此沒再見細認彼得之城。

二月七日模糊夢寐中，有人把我運到莫斯科。

從此又入高山，——恬靜規約的生活。

二月九日。

四十二　俄雪

無可圍抱的寰區
　卻披來縞素天衣無縫，
萬千含孕的宇宙
剩得白茫茫一片奇夢。

　俄雪，俄雪、
拿破侖禁不起裂天凍。
　死寂，死寂，
好一似沉淪大陸，渾蒙。

鳥語隱地底，
綠意凝未動。
看！看障於人與自然之間，
祇有那黯雲四匝寒芒湧。

俄羅斯的寒令南國遠來的旅客，對他這冷淡的主人翁，常起奇異的感想。雖則「寒主人」十二分的殷勤，周旋揖讓，反是冷氣直噴令人欲絕。况且嚴酷的雪影，慘淡的雪色，淒淒黯黯，白茫茫渾漠漠一年一百五十天不見天日。我，——江南花柳明媚中的產兒，怎不覺得他——「俄雪」是「我」與自然之間的屏障。

二月十三日。

四十三 美人之聲

革命的美人，世界名女伶美國人鄧亢（Duncan），新跳舞派的創造者，來赤色的俄國，願意獻身於革命的舞臺。偶翻去年的舊報，有他一篇論「新藝術與羣衆」的文，他向蘇維埃政府的呼聲。——政府新聞報爲之發表。（鄧亢去年來莫斯科約在十月間）

『我們現時的藝術時代，應當融洽於「生活」，不但不能後於生活一步，而且還當爲人類描畫「將來」的理想。我們現在很用不着「歐奈仁沃納琴」（普希金的名著俄國向來流行的跳舞劇）或者我們明天還用着他，然而今天那種弱黴的藝術，娛樂的藝術，觀者的藝術，殊不當其時，不當其位。

『假使國內戰爭，封鎖，飢荒之後沒有可能十分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也得給他以心靈的休息，驅他思想於「美」與「光明」。！唉資產階級會使工人白天困頓工作於汚穢的工廠——晚間經以塵俗的電影或酒鋪。現在，我多困苦的經受之後，也得給他怡養於高尚的眞正的偉大的藝術。……不給麵包而給石塊。現在都不少見這種惡象。那頌揚俄皇主義的舊「跳舞劇」（Bal-

，lette）難道不還流行於莫斯科？「跳舞劇」的題目不適於我們今日的生活情態的誘媚，英雄氣概的短少。祇要看一看跳舞劇中男子的身分就可見了。男子於此又不自然，又顯女態，不過是「舞女」的副手，劇中的配角。實在男子於跳舞中很有他當顯的「陽性」。

『我在跳舞藝術中的影響』二十年來已及於各式跳舞術，我敢說現時跳舞者沒有不無意之中採及我的理想。難道俄國的跳舞劇，近年來不正在大改良中，受我的理想的一種結果麼？難道我立於一新跳舞派的領袖地位，不是正當的麼？

『莫斯科中，必需建立一地方，可以令共產主義的，革命的理想得一種藝術的表顯——音樂，文詞，動作。

『每一星期一次，大劇院當開放於人民羣衆，不收劵費。政治，藝術「美的新宗教」當在此畜發其呼聲。每次先以政治的演說詞，藝術論壇，然而繼之以劇樂；當令革命意義的「諧奏樂」有所表見，——英雄氣概，偉力與光明。

「觀者在這種集會裏，不會僅僅覺着自己是「觀者」和舞臺分離不相關的。他能和自己的

聲音於音樂隊裏，他能與舞臺上的演劇者，共同表顯其革命的與感於「羣衆的姿態」中。

『柏拉圖就知道，音樂在羣衆中有多大的威權，他能與管理導率羣衆之助。然而尚未有一政府能懂得，以音樂之力可以感與其見解理想及能力於人民羣衆之中。

『劇院之外，我還以爲必須設一大廳，工人女工能每星期一入大劇院觀新劇，他們的子女，可以天天到這大廳中受藝術化的教育。我可以養育這些兒童，固不論我的新跳舞派，也將施以教練。本年五月一日我就可以實行慶祝一眞正的「喜節」。

『父母常不知兒童所須。他們不教育子女傾向於新的理想新的生活。共產主義者的子女，弄來弄去，始終受着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教育。這固然有關係於父母所處的實際生活狀況。然兒童生於今日之時代，其實易於承受平等的觀念。我所立學校中，他們可見萬有平等。

『旣會破壞舊的，請給兒童以新的！假使你要兒童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國際，你當現在就解放他們於資產教育及塵俗謬見之下。

『……我舍棄歐洲的舞臺，那裏本來藝術和市儈的商務相密繫，假使到此仍演劇賣票於

資產階級的觀者，未免辜負我心……」

二月十七日。

四十四　阿彌陀佛

不用論斷，
不用操心；
無知的尋求，
愚昧的評論。
日間之傷，
請以夢治；
明日之日，
自然能至。

生活，生活，

四十四　陀阿彌佛

萬千經受，
哀矣，樂矣，
寵辱時有。
何所願望？
何爲憂慟？
「日既夕矣」，
阿彌陀佛！

二月二十六日。

四十五　新村

農民問題如今在俄國革命之後，解決的趨向，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贊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時農民却是小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的。「土地國有」之社會革命黨黨綱實行，俄布爾塞維克已經經過革命的第一期，可以轉向第二期——無產的工人與小資產的農民間之協進，新經濟政策。

農業會議近來屢次宣言土地國有的原則，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產品權仍保存，——因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資本主義中「最初積聚」的發展，必定令農民爲階級的分化；國家工業的發達，必定一面吸收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一面擴充財政，技術的影響於鄉間，——相對的雙方發展在某一時期之後，引到非常劇烈的經濟的階級鬭爭——然後治者的無產階級的勝利及西歐美洲的奮起，方漸創社會主義現實的基礎。固然，俄羅斯革命的意義，不是這幾字可盡，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國不能成隔離的新村制，而是現實經濟改

造世界中之一部分。

雖然那資產階級心理的幾百萬農民羣衆，命勞農政府不得不行新經濟政策，對之讓步；而俄國還有一種羣衆力宗教的新村派。移居美國，加拿大的『聖靈否定派』（Duhoborstvo）稍採託爾斯泰主義，世界都聞名的。十九世紀八九十年時代，社會思想的反動，驅入宗教，非國教的基督教中如託爾斯泰派，伯伯甫派，聖經派，多不勝數，受俄皇政府通緝，都跑到國外或荒僻的鄉邵去。這種運動也包圍近百萬人。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府，在農業上亦試用新村辦法，設所謂『蘇維埃經濟』生產協社，勞動協社等，宗派的新村，也開放自由。如今新經濟政策既行，更證明小資產階級心理的利害；所以近日農業會議後，又有一派宣傳新村的，他的大意：

『共產黨現在在鄉間往往遇着極端冷淡態度，或竟厭惡極甚。農村經濟的建設，大可賴「非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者」——宗教的新村派，他們雖非馬克思主義者，而信念深切否認私有制度，已非資產階級心理者。共產黨影響因人厭惡而不能到的地方，宗教的新村派都可以到。况且去年農業人民委員會已有通告書於全世界的俄國宗教新村派，請他們回國更多設勞動協社，

生產協社，……應當再特別獎勵。』

『這亦是一羣衆，正可使他們在鄉間與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對抗。資產階級心理沒有去的，有新經濟政策開他們的道路，發展生產力。資產階級的心理已經去的，很可以使他們用公產的原則組織，養成共產主義的人生觀……』

這亦大海中一滴水呵……。

三月一日。

四十六 海

人生涵大夢，——
瀛海衍寰區，
夜來，浪聲洶湧，
高潮拍岸狂驅。

天聲遐邇敎誡吾人，
沙岸裏，艤舟復生。
狂瀾四海，突捲將生意，
入汪汪巨浪無垠。

天際明星燦，
隱隱猶深裏；
浮浪四圍高，
沉拍見無底。

三月十日。

四十七　堯子河

清霜薄日，俄羅斯「寒春」的薄晨，雪影在朝陽之下晶映光瑩。瘦林朝氣，清澈入肺腑，散步的人三三五五沿着小徑，漸漸的行近高山療養院的園後籬柵。籬柵有破隙處，行人中有一個，四週看了一看道：

——我們今天且破一次「醫生獨裁制」的法例，出這籬柵逛一逛堯子河罷！

於是大家都是喜歡犯罪的，穿過籬柵，出「高山蘇維埃共和國」的邊境，（自然沒有護照。）一笑雪堤霜林，人家聚落四五，此地原來已是半鄉半城的光景，曉煙依依導我們入樺林深處。走過一池沼，雖是春初，却還層冰堅凍。步行過冰上，到對岸，就可見一小溝，廣不滿二丈，溝中却已見水面，春冰薄薄，勉強倚持於岸雪。沿溝東去，一小橋短短，從此俯視溝中綠漪沉沉，無限春來的活意。

——你知道麼？這就是堯子河（Yauza）。彼得大帝的第一隻軍艦，就在此小溝中試演的，

沿此溝入莫斯科河，再下到波羅的海灣，而後起意遷都彼得堡的。

——呵，呵。不要小看他。這小小的一溝却是俄羅斯艦隊的發源地呢。

——怎麼？這樣小的河，開什麼軍艦？小孩子玩的紙船，或者可以在此排得成艦隊，……

——想必一世紀前，此地地面情形和現在不同。始終也虧他有這樣努力。

一人末後又道：

究竟莫斯科是一歷史的城，有五六世紀的久遠，到處我們都可以看得見古蹟。比如基督救主廟，華西里廟，克萊摩宮，中國城，呀，多得很呢。就是我們的高山療養院，也是很有名的意大利建築家所構的，——嘉黎村王爵郡主的邸宅。你沒聽見道上一次的演講麼？——大約兩星期前有莫斯科藝術家來此講演這一邸宅的歷史的。

正談着，一人突然說道：

——不用儘講藝術了，快回去罷！等一會兒，我們「醫學的警察」要來了……

三月十八日。

四十八　新的現實

中國一九一一年以來，萬里長城為怒潮所衝破，依稀的曉夢「初」回，滿天飛舞的「新」「主義」「哲學」「論」……無限，無限。

然而，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輩青年剛處於社會思想史的「轉變時期」，有清一代對宋學的反動，漢學的今古文派，佛學派，到光緒末年——二十世紀之初，梁啓超，劉申叔，章炳麟諸人後，突然中絕。從此時起，西歐日本新學說如潮的「亂流」湧入，東西文化區別界限之大，驟然迎受不及，皮相的居多。中國此時一輩青年所受社會思想的訓育可想而知；舊的「漢學考證法」，「印度因明學」不知道；新的，西歐的科學方法，浮光掠影得很。同時經濟狀況的發展，新資產階級發生，自然而然，自由派的民治派的思想勃起，浮浮掠過。他們的確知道「要」了，可是他們祇知道「要」……要自由，要平等……「怎麼樣？」「是什麼？」蔣夢麟說「問題符號滿天飛，」其實就因為問題符號祇在飛；可見還不知道怎樣設問，怎樣擺這符號，何況答案！

再加以總原因：中國向來沒有社會因此也沒有現代的社會科學。中國對社會現象向來是漠然的；現在突然間要他去解決「社會問題」，他從沒有這一層經驗習慣，一下手就慌亂了。從不知道科學方法，僅有熱烈的主觀的願望，不會設問問及社會問題之人置於社會現象之前，難怪他眼花撩亂。於是大多數所謂「羣衆的」青年思想突然陷入於「孔子誅少正卯」的漩渦裏，或者是「西洋的」亞里士多德的論理監獄裏。——

「總解決與零解決」「改良與革命」「獨裁主義與自由主義」「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有政府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集權主義與分權主義」羣性主義與個性主義……徹底與妥協……如此無窮無盡兩相對待「你們是反對分權主義的，那一定主張集權了」——「專制了」——不是這個，就一定是那個！頭腦不妨如此簡單，社會現象可不是如此簡單！

我們假使除「要」之外，還有看「所要的」眼睛在，細細的帶上克羅克眼鏡看看清楚，我們就可以知道上述的許多「外國字」——西歐文字，對於中國人，實在難學難懂！——都是人造的抽象字，從社會生活裏「抽出來的象」；不是有了集權主義「四個中國字」才有集權制度的！『抽象

名詞愛」的青年當再進一步看看現實，那時才知道實際生活社會生活中每每是「非集權非分權，」「非敵底非妥協，」「亦總解決，亦零解決」……現實是活的，一切一切主義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義」像中國寫方塊字似的一筆一筆描在白紙上去的……「不是那個，就是這個」的「西洋」笨邏輯，東方人所笑的，現在自己學來了！

世界上不少資產階級，世界上也不少布爾塞維克的仇敵。眞正浸身於赤色的俄羅斯，才見現實的世界湧現；再聽西洋的「評論家」笑罵共產黨的主義：（這已經是「歐洲」的主義兩字雖是反對派不過是混沒派罷了不像中國的簡單）『是馬哈衣主義（馬哈衣爲俄工人運動史中之一派絕對反對智識階級）是新軍國主義，是巴枯寧主義，是拿破侖主義』誠然不錯，布爾塞維克是如此之派調，——在那一定的時期中。不在於拘守「主義」死的抽象詞；抽象名詞愛的「思想家」「學者」一定要拿抽象名詞做尺來量他們，也是無法！『或者像「……主義」罷！現在又成「自由主義」罷？……不在於此！而在於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

唯實的，歷史的唯物論有現實的宇宙。無產階級爲自己利益，亦即爲人類文化擔負歷史的使命。凡在現實世界中，爲現實所要求以達這「新」使命的，則社會意識的表示者都不推辭代表

此一階級的利益，保持發展人類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已經破產，……亟起直追現實世界中「奮鬭之樂，」就是他的報酬。於現實生活，社會之動流中，須得實際的論證方法，那才走得人類文化史的一步。中國當代的青年注意爲是……先知道中國「是什麽？」「然後說「怎麽樣？」」……至於「我們」「要什麽？」且放在最後再說。

三月二十四日。

四十九　生活

世界是現實的，人是活的。

生活是「動」，求靜的動，然而永不及靜的。正負兩號在代數中是相消的，在生活中是相集的。進取工作，腦血筋力鼓動膨脹發展時，人覺積極的樂意，——是生活；疲憊怠蕩弛緩時，人覺消極的休息——是死滅。這第一式中雖相對，然而凡「一切動時一切生」動而向上動而向下，兩端相應，積極消極都是動。所以欣然做工者，憩然休息者，忿然自殺者都在生活中。永不及靜，是以永永的生活。

不動不生，又要不死不滅，不工作，不自殺，處於生與死兩者之間，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動」而「活」活而「現實」現實的世界中，假使不死寂——不自殺，起而為協調的休息與工作，乃真正的生活。

「工作為工作」是無意味的，必定有所得。——其實「為工作的工作」固然有無上的價值，然

而也不能說無所得，「動的樂意」即是所得。動的，工作的「所得」之積累聯合，相協相合而成文化。

文化爲「動」——即生活的產兒。文化爲「動」——即生活的現實。

所以：——爲文化而工作，而動，而求靜——故或積累或減殺，務令於人生的「夢」中，現現實的世界；凡是現實的都是活的，凡是活的都是現實的；新文化的動的工作，既然純粹在現實的世界，現實世界中的工作者都在生活中，都是活的人。——

三月二十日莫斯科高山療養院